



頭 齋

孟子集註

二

口 12  
3201  
8



口 12  
3201  
卷 8

公孫丑章句上 集註 凡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章言養氣集義。言仁政。二章言聖賢三

章言齊問之辭。餘皆學子自注。大。○公孫丑。字子幾。齊人也。○大明一統志。克州府鄒縣。北有公孫丑

墓。○講述云。路謂主持國柄。○國柄。政由已出。如當路頭。往來所必經。○般。○揚

明云。當路。謂主持國柄。○文林貫旨云。功是取威定。○霸之業。○古註云。許猶與

也。○貫旨云。復許猶。○可復期。著於今意。○孟子曰。子

○燃。屋解云。鄙其粗功利。之習所見之。小而已矣。見

此外學術事業。皆不齊。○齊人但知。○大全輔慶

源曰。世衰道微。聖學未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

知有聖賢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

事。○齊人但知。○大全輔慶源曰。世衰道微。聖學未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事。

○齊人但知。○大全輔慶源曰。世衰道微。聖學未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事。

### 孟子卷之二

####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

之功。可復許乎。復。夫又反。○公孫丑。子孟

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相公

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

蓋設辭。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

以問也。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子而

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子而

二 五 日 未 子

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  
但知其國之有子也國  
問乎曾人物備考十九

云曾西曾子孫也黔婁先  
生卒曾西往用見尸在脯  
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  
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祇  
則斂矣妻妻曰斜之有餘  
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  
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  
西歎服平生不履為管仲  
其言見孟子云儀禮十  
冠禮曰願吾子之教之也  
注吾子相親之辭也吾我  
也子男子之通稱也講  
述云此節重曾西不為管  
仲見已不為管仲之意子路意輕管仲是不安之意見於色先子所畏正言其不安之意然則是不  
悅之意見於色管仲得君數句正言其不悅之意先子所畏不是曾西謙詞曾子質魯見子路剛果  
勇為自是畏服故曾西感然不敢當○微言焦滿園曰子路執賢與管仲執賢都就人品說不論事

功○通義曰雲許氏曰公孫丑問管仲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  
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為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又曰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  
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  
烈猶光豈引云烈猶光指  
功業之著見者言也楊氏  
曰孔子通義仁金山曰楊  
氏之說未盡北章意夫曾  
西言子路則曰吾先子所  
畏至論管仲則曰得君如  
彼其卑此正以作用優劣  
言也以作用優劣言則管  
仲功業遠不可望子路何  
者管仲之所霸不過富國  
強表而曾西之許子路  
也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而子路自許亦曰千乘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

蹇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蹇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于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

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于是就子六反蹇音拂又

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

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蹇怒

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  
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  
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  
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匡天下  
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  
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言之御者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  
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  
也故不道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  
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  
孟子言也願望也

且知方也。夫治千乘之賦，夫子以為由所優為。則與子路所自許無異也。且千乘之國小國也。又攝乎大國之間。師旅饑饉。可謂貧弱。垂世矣。子路一起而為之。比及二年。僅踰兩載。而能使之有勇。則其於言國疆兵乎。何有。且知方也。則加於富彊一等矣。使子路而得千里全齊之地。為之。何待三年。何止有勇。其視管仲乘全齊之力。專國四十年之久。而僅僅乃爾。真不足道矣。夫抵聖賢作用。自是殊絕。決非常情所可踰度。世衰道微。不幸聖賢而不獲用。天下世人但見霸者君臣小小功業。即以為大競。慕效之。至論孔門諸子。則或以為循良自守者而已。此真世道不幸也。孔子言子路之才。事見于公治長篇。範我馳驅。子季滕文公下篇云。五為之範。我馳驅。終且不獲。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千

日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

以風俗通義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今言政令糾率。同盟也。○講述云。霸以功顯。以名言。相公以威令服天下。為之盟主。故曰。盟。則公未嘗為天下主盟。但其聲名著於諸侯。故曰顯。曰若是則。○脉云。若是指致至之易。○蒙引云。言以管仲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諸說辨斷。周王繩曰。文王之德。德字兼政教以及入者言。故天下未洽。教化大行。皆不在心上。說且字有味。即無論其他。意云。丑此段。說管仲專在德上論。不在時勢上論。○覺路曹允大曰。大行。舊注無。政教在武王為。教化大行。在周公為。教化大行。玩註意。武王周公當合說。而本行。一字當總結武王之後。不宜有兩番大行也。大行。即上洽字意。集註。文王九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

子文王九十七而終

王何知新日錄云時難

傷三良者由湯至難繼也

一段是心戴商之舊武

丁至猶有存者一段是中

興遺澤之遠微子至輔相

一段是眾賢維持之力故

久而后失之也按承上三

段存疑分三段以由湯至

難變一段言商之初武丁

至運掌一段言商之中紂

去武丁至輔相一段言商

之末○脉云文王何以當

以德言○蒙引云故家舊

臣家也遺俗舊民俗也此

在下者○流風以脩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

先王身上來○四書徵云微仲名衍一名泄微子之弟也初微子封於宋其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

微仲○又云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亂鬲與魚膺受主舉之於殷○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謂

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

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又土猶方百里

起是以難也朝音潮商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

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

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

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

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

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

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與

關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

主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

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

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

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之未久故雖暴虐於

未遠至於此所以文王興起之難也言天下歸殷文王天下言紂去平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不

及上曰文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而未易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覆發明文

王何可當也一句以歸重

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之意耳

湯通義自雲許氏曰湯

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

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

宗武丁武丁二世祖甲皆

賢君也祖甲歿後六世七

十餘年至紂武丁小乙之

子太甲湯主之孫太丁之

子太戊太庚之子雍已之

弟祖乙河直甲之子盤庚

祖乙之子湯甲之弟紂帝

乙之子齊人有言上蔡清

日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以

作事言雖有鎡基不如待

時以種田言。蓋以種時譬  
乘致也。○微言云。若其及  
就俗事說。不指國家。○古

註云。鐵基田器。乘和之屬  
○通義吳氏程曰。基當與  
鐵同。鐵。大。鐵也。○存疑  
云。今時時字。兼有時勢在  
內。易然也。揚明云。指齊王

反。今。看。雞鳴狗吠。通義  
白雲許氏曰。雞鳴狗吠。相  
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  
明舉國皆稠也。地不改。既  
矣。民不致聚矣。有兩意。一

說言齊地廣民聚地不必  
更改已自散矣。民不必更  
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  
歇。說地不必再加廣。民不必再加聚。聚。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心。說。意。有。上。說。得  
矣。字。在。人。看。讀。○直。解。云。夫。上。地。不。廣。更。開。拓。今。地。方。千。里。則。不。待。改。辟。而。地。已。廣。矣。人。民。不  
衆。須。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則。不。待。改。聚。而。民。已。聚。矣。地。碎。民。聚。溼。可。遠。施。以。之。鼓。舞。人。心。興。起。事。功

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

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

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

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

言飢渴之甚。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明也。

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

最為容易。若乘此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眾。土地之開辟益廣。其丁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止

之哉。此其勢之一。大全饒双峯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財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

衆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民小。所以難。稠密。通義云。稠音傳。衆多也。且王者

之。存疑曰。而時字是時勢之時。此時而施仁政。未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猶飢渴之易為飲

食。而人適於口也。孔子曰。德。王觀濤真註曰。德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若言。謂之老幼。天下可運

於掌是也。○呂覽。舜行德。二年。而三苗服。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

疾。乎以。德。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袁。了。凡。曰。謂。置。驛。傳。德。不。待。傳。所以。甚。速。全。說。不

去。不知。德。字。對。命。字。看。流。行。字。對。傳。字。看。置。郵。之。所。傳。者。命。耳。而。本。必。感。人。之。深。德。一。流。行。人。便。感

我。之。德。○揚。明。云。速。以。及。人。言。云。傳。命。傳。王。者。之。命。○大。全。許。東。陽。曰。字。書。馬。述。曰。置。步。遠。曰。郵

館。當。今。之。時。知。新。日。錄。盧。未。人。曰。通。章。時。字。不。同。曰。待。時。曰。其。於。此。時。俱。置。言。時。了。今。時。則。易。然

○公孫丑問曰。文林貫曰。如是與之意。○通義許白雲曰。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問

當時霸功之說。則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又因上章以齊王猶及乎之言。回知。孟子能用



始命之仕。禮記大全永壽賦氏曰。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以出仕矣。同。若此則。一。豚云。丑借孟貴以養其難。孟子借也。士以明其意。是不難云云。揚明云。先是速取效驗。○大全輔慶源曰。士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孟貴勇士。一。大全曰。貴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貴往。賢之。○通義金仁山曰。史記范雎傳及淮南子。註皆言。衛人文選。註引史記。阮貴齊人。歸秦武王。說死曰。孟貴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此氣聲。總動天。○備改呂覽云。貴過於。○河光其。伍松人怒。而以程施其頭。顧不知其血貴也。中河孟貴。眼自而視。松人。髮植目。列髮。髮。舟之人。盡揚。揚。入於河。便。松人。知。

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王而不。○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其意貴弗敢直視。曰不動心。北宮黜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生。子。真。悍。強。制。而。不。動。心。也。北宮黜之。一。衍。明。云。不。履。撓。一。句。是。不。挫。於。人。而。必。勝。意。下。遂。推。其。不。受。挫。總。是。必。入。必。勝。樣。樣。或。云。刺。亦。不。撓。逃。或。云。不。至。刺。而。撓。逃。皆。非。無。受。諸。侯。者。總。是。不。畏。而。必。報。之。非。天。下。都。無。可。畏。憚。之。諸。侯。○。魯。路。季。九。我。曰。不。撓。不。逃。是。孟。子。畫。出。北。宮。黜。的。像。言。其。直。挺。然。而。不。撓。其。目。凝。然。不。逃。或。云。履。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此。理。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心。似。孟。子。語。氣。合。曰。豈。能。為。必。勝。只。是。無。懼。守。定。無。懼。的。主。意。便。不。必。計。勝。負。之。迹。此。舍。之。所。守。為。得。要。○。蒙。引。云。無。受。諸。侯。謂。無。可。畏。憚。之。諸。侯。非。謂。無。足。畏。憚。之。諸。侯。也。○。大。全。友。峯。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禱。寬。博。萬。乘。皆。然。○。豚。云。惡。聲。指。逆。詞。也。避。也。字。彙。云。避。皮。意。切。音。備。遠。也。逃。也。褐。毛。布。天。全。云。以。義。織。布。黜。蓋。刺。客。大。全。輔。慶。源。曰。集。註。云。黜。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云。云。孟。施。舍。之。一。微。言。李。彭。山。曰。舍。自。述。其。取。能。故。養。勇。上。加。一。取。字。○。王。觀。濤。翼。註。云。視。不。勝。尚。未。不。勝。也。但。言。執。難。取。勝。惟。知。勇。往。註。戰。雖。不。勝。亦。是。未。戰。時。逆。料。之。辭。○。微。言。曰。畏。三。軍。不。是。畏。敵。就。自。已。怕。將。三。軍。言。方。合。無。懼。之。旨。○。大。全。許。東。陽。曰。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貴。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人。物。考。云。孟。施。舍。勇。士。也。○。孟。施。舍。詩。袁。了。凡。曰。以。施。為。殆。語。蓋。雖。是。古。註。於。無。理。也。○。蓋。力。戰。一。大。全。慶。源。輔。氏。曰。註。云。孟。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眾。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孟。施。舍。似。一。揚。明。云。舍。全。無。懼。似。曾。子。以。仁。義。為。本。必。勝。似。子。夏。戰。勝。故。肥。未。知。非。疑。詞。是。看。寔。說。一。子。未。有。一。賢。○。蒙。引。云。黜。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已。所。務。在。內。也。子。夏。篤。信。聖。人。所。務。亦。

其意貴弗敢直視。曰不動心。北宮黜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生。子。真。悍。強。制。而。不。動。心。也。北宮黜之。一。衍。明。云。不。履。撓。一。句。是。不。挫。於。人。而。必。勝。意。下。遂。推。其。不。受。挫。總。是。必。入。必。勝。樣。樣。或。云。刺。亦。不。撓。逃。或。云。不。至。刺。而。撓。逃。皆。非。無。受。諸。侯。者。總。是。不。畏。而。必。報。之。非。天。下。都。無。可。畏。憚。之。諸。侯。○。魯。路。季。九。我。曰。不。撓。不。逃。是。孟。子。畫。出。北。宮。黜。的。像。言。其。直。挺。然。而。不。撓。其。目。凝。然。不。逃。或。云。履。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此。理。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心。似。孟。子。語。氣。合。曰。豈。能。為。必。勝。只。是。無。懼。守。定。無。懼。的。主。意。便。不。必。計。勝。負。之。迹。此。舍。之。所。守。為。得。要。○。蒙。引。云。無。受。諸。侯。謂。無。可。畏。憚。之。諸。侯。非。謂。無。足。畏。憚。之。諸。侯。也。○。大。全。友。峯。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禱。寬。博。萬。乘。皆。然。○。豚。云。惡。聲。指。逆。詞。也。避。也。字。彙。云。避。皮。意。切。音。備。遠。也。逃。也。褐。毛。布。天。全。云。以。義。織。布。黜。蓋。刺。客。大。全。輔。慶。源。曰。集。註。云。黜。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云。云。孟。施。舍。之。一。微。言。李。彭。山。曰。舍。自。述。其。取。能。故。養。勇。上。加。一。取。字。○。王。觀。濤。翼。註。云。視。不。勝。尚。未。不。勝。也。但。言。執。難。取。勝。惟。知。勇。往。註。戰。雖。不。勝。亦。是。未。戰。時。逆。料。之。辭。○。微。言。曰。畏。三。軍。不。是。畏。敵。就。自。已。怕。將。三。軍。言。方。合。無。懼。之。旨。○。大。全。許。東。陽。曰。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貴。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人。物。考。云。孟。施。舍。勇。士。也。○。孟。施。舍。詩。袁。了。凡。曰。以。施。為。殆。語。蓋。雖。是。古。註。於。無。理。也。○。蓋。力。戰。一。大。全。慶。源。輔。氏。曰。註。云。孟。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眾。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孟。施。舍。似。一。揚。明。云。舍。全。無。懼。似。曾。子。以。仁。義。為。本。必。勝。似。子。夏。戰。勝。故。肥。未。知。非。疑。詞。是。看。寔。說。一。子。未。有。一。賢。○。蒙。引。云。黜。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已。所。務。在。內。也。子。夏。篤。信。聖。人。所。務。亦。



在外曾子反求諸已所務亦在內也。○表之九辨疑錄曰。北宮似子夏舊依註子夏篤信聖人。說夫篤信聖人甚好敵人者。可以必之。愚謂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也。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故夫子論儒教。其為君子。毋為小人。論政教。其無欲速。無見小利。皆病其悅在外。而藥之。勦務敵人。敵在外也。故似子夏之悅在外者。按此說。極有體會。可從。如作信聖人。說則曾子獨非篤信聖人乎。○大全饒及峯曰。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勦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集註勦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生也。舍專守已。謂專以代

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諸。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王。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勦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勦。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勦。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集。註。勦。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生。也。舍。專。守。已。謂。專。以。代。

所懼為主也。雖非等倫。通義許曰。雲曰。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偷是偷類。以勇士與君子言。其氣象。通義仁山金氏曰。氣象者。形似彷彿之意。不便以二子直比。曾子子夏。則不可。昔者曾子。言其氣象。日林曰。大勇。只在末一句上見。或以吾端為能法。吾在為能。勇非是。○又云。自反而縮。即舍下集義等意。雖千萬人。吾往。即有塞乎天地氣象。○知新曰。錄焦滴園曰。不縮。指理說。不端。吾往。指氣說。吾往。不專。是往。戰。往。而決。大疑。往。而斷。大事。皆是也。理直。則氣壯。理不直。則氣餒。不直者。雖竭智博亦端之。而况王貴者乎。直者。雖千萬人。亦往。而况其少者乎。○子夏曾子。人物考十九云。子夏。孔子弟子。顏祖字。子襄。南武城人。弟子。解作。顏相。後封富陽侯。列于七十子中。古者冠縮。通義云。在物縮之。則直。衡之。則

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勦。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及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慍。之。端。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慍。也。孟。施。舍。之。守。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橫古尚質故冠之吉凶相  
似而有直縫之同今尚文  
冠之吉凶相反而有橫縫  
之異也棺束縮二章圖  
通義云衡與橫同引三說  
證縮為直古者以皮束縮  
蓋不用鐵故也為直者一  
為橫百三端恐懼之通義  
許曰美曰恐懼之是我去  
驚嚇他人孟施舍之揚  
明云守氣以一身言守約  
以理言○朱子曰守約云  
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  
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  
蓋勦舍言守氣以養勇然  
以勦比舍則舍之守為得  
其要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  
曾子之友山大全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  
氣固未嘗見之於心以自鎮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

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似曾子然其  
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  
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  
動心其原蓋出曰敢問夫子之不動  
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舍之所能知所可也及身謂自反循理謂直告子曰不得一揚明云不明所言之理○蒙引云不  
得於言所病在心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所失由氣而乃勿求諸氣氣指目視而且聽手持而  
足行之類○覺路徐筆尚曰不得於言不必作告子有是語觀曾子論性數篇偏執其是易嘗自以  
為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也  
春盛云然則告子曰三守  
何處安着曰孟子只是述  
告子的主意高耳○直解  
云即是主將充是充滿無  
暴是養養的意思○揚明  
云充是充滿而護於體中  
○又云至是分常尊極云  
第一件次猶云第二件○  
文林貫目云持是敬守意  
無暴是順養意○古註云  
暴亂也○附纂黃氏洵饒  
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  
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  
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  
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

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  
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  
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  
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  
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  
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  
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  
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  
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  
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

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

註有取不達通義許白雲曰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急於本而一

通義自雲許氏曰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志固為至

揚升菴曰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

米而寒思火而熱驚而汗出哀而淚下以志至而氣次之驗○通義許白雲曰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即亞於志也不可不致一大全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則無暴氣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陸聚岡拙講云以志對氣言則持志養氣為一事

然曰交相養則養氣內自有持志工夫○目志壹則一知新日錄曰志一是有心故曰所向氣一是不正於心故曰所在此二句舊說俱兼善惡看如心欲為善作為便善心欲為惡作為便惡是志一則動氣淺說曰視惡色聽淫聲則此心為之荒亡聞善言見善行則此心為之感發故肆其儀而忘情之心自生手足恭重敬謹之心愈篤是氣一則動志

○揚明云今天人之蹶者趨者是氣之卒發不慮之際也然吾心反為之震動此氣言動志之一一驗也○蒙引云蹶固是忽然與一跌趨走則是著意者如何以為氣動志曰趨走雖著意然亦非預擬之者故或問曰蹶趨多遇於心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朱子曰是○通考許東陽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全反動其心為第二節孟子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

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從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未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既曰志至焉氣

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專言養氣而不言心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推進於化正在於此。顧踐也趨也。通義曰云許氏曰頭躡即跌仆。趨走是疾。奔志之取向。大全輔氏曰志者心之取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而在字相照應。秦理精矣。敢問夫子。講述云浩然之氣氣即取謂體之充也。恐人以浩然之氣非體之充之氣故指而解之曰充滿於身之氣皆浩然也云云。楊明云知言是窮究所言之理。○許白雲曰此章兩氣字取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章集註知言者盡。大全胡雲峯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

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節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敢問

**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後言難言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孟子先言知言而後言難言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

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此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章圖曰雲許氏曰盡心知性性即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体盡明矣。朱子盡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性則於天下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上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言也。只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下文說活邪道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是也。○蒙引云或曰是非以義理而言得失以利害而言。浩然盛大。講述云盛大以無外言是至大。意流行以不息言是至剛。意一說盛大是體段流行是功用。○大全輔慶源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悒小則便非氣之本体才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支乎。體無所疑養。大全雲峯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或覺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實然無覺見。大全陳新安曰真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附錄黃氏洵饒氏曰真然無覺不能知言悍然不顧不能養氣。○真然無覺不待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不待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字彙云悍侯幹切音幹性勇急也強狠也。敢問何謂。草木子曰何謂浩然氣也曰杜子美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若休此詩之意上天必到浩然之理。○性理大全石曼卿詩樂心相開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存心者必可易得浩然之氣而已。○日錄申甫曰非言之難也聽難也非聽難也惟言之難知也。孟氏所以難於言也太史公所謂可

與智者道難為俗人言者也。至大初無上大全。輔慶源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撻，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本則足以該之矣。○徐微弦原旨曰：今人說至大至剛，全就人做事上說。不知人有此至大至剛之氣，方能去做得事。且如天地之氣，弥漫六合，何等至大。陽氣發，金石亦透，何等至剛。人得此氣以生，原來是塞天地，的何嘗不至剛。○又曰：蔡氏謂塞乎天地之間，是無一事做不得。一處去不得，縱橫直橫，再無阻撻得也。如此則自吾身以上，皆為空漏，天地之間，便有不充塞處矣。試觀天地之氣，升降飛揚，無處不滯，人方儲精之時，其氣與天地一般。及有生之後，真氣漸漸消鑠，便與天地不相似了。只看孟子說：夜氣也是他真氣，漸喪到此，方有一點清明之氣出來，與天地

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

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

之氣相通，若能全養此氣，如何不塞天地之間。○微言薛敬軒曰：播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袁了凡曰：至大是際天，地無一處不可。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死生利害無一些可厭。故曰不可屈撻。○蒙引云：休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本體。輔氏以為舉本以該用者，非也。惟其自反一通義，自雲

許氏曰：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爲善之闕下文。縮即直無作爲是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自然章圖音

次不足，猶其為氣也。這我白雲許氏曰：上其為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為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可言氣本，則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

副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且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愈盛。○知新日錄李見羅曰：是字指道義。○揚明云：是字指浩然之氣。餒便不能配道義。

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集義所引蒙引云集義者  
今日行義明日行義行之  
又行而不已此所謂集也  
○知新日錄黃葵峯曰叢  
字與集字相反取字與生  
字相反叢如網之叢於外  
之叢乃掩飾於外之意也  
集註集義是以義為在內道  
理實集之於我也義叢是以義為在外物事不過叢之於外耳○直解云集是積聚叢是不由正道  
掩襲于外的意思慊是快足孟子說浩然之氣養之固足以配道義矣然方其養之之始這氣何由  
而生必由平日工夫事事合義日復一日積聚既多則心無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是乃集義

也 慊口箴口切二反○集義猶言積善  
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叢掩取也。如  
齊侯獲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  
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  
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  
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  
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  
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  
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  
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必有事焉而  
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所生者不是。事偶然合。義便可感激奮勵。掩襲于外而取之也。若平時無集義之功。只是一連偶  
合則行出來的。必有虧欠。心中豈能快足。心既不慊。則亦從此不振而索然矣。○徐做原自云  
令人築堤。挈水謂之集。致貨交易亦謂之集。其逐一湊合。非一項可成也。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  
服制義餘於外。亦謂之襲。言其專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之生。得氣而  
自滋。取者如取求。得之  
取與手而可得。字義俱下  
得精切。○文林貫目云。襲  
取。是掩取於外。行善謙是  
快足。○揚明云。叢者從外  
掩取。浩然之氣。○大全朱  
子曰。生字正與取字對。生  
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  
面取來。○通義白雲。許氏  
曰。直養無言。是養之之道。  
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上  
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  
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  
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  
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

事之休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上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大全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極言是如此非如彼耳○大全饒及峯曰：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行不憚則餒是無道或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以調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非道義無以生

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掘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掘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掘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

註經行掩其不備曰蒙因我言義也○文林館長曰云事是集義的事○覽其無不

王陽明云學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余曰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因與說學問必須計個頭腦此處頭腦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思必有事云者即上文集義是也時時用集義工夫而或生間斷此便是忘或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掇驚覺而已云云○日錄黃葵峯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或云以氣爲無益非也或彼以義爲無益於氣全且之而不當者掩之不耘苗也○諸說辨斷之毛伯曰助之爲害起于二而甚于忘故宋人以下深著助長之害天下二字屬養氣者說此下俱就氣言由宋人助苗而觀之天下不以助氣者蓋實矣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公全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之師乞者何學說也身

言世書四書集注

孟子二

為以外內同若說重師也  
身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  
正勝也

復也勝捷也全如作正心

通義程氏復心曰勿正  
謂勿預期也勿正心謂勿  
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  
之所謂正心則謂無忿懼  
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累  
而心体自得其正耳其語  
意固不同也節度也蒙引  
云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  
節次度數何謂知言存  
疑云孟子嘗曰聽其言也  
人焉瘦哉孔子曰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聖賢之知  
言最難言語故孟子曰知言不自知心不自知人只說知言然則取以知其言則離窮之生於心  
而聖賢於政事者非以其言而何哉○說約愚按虛齋又云政字不必是有位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  
只是太綱如有子言小事大事殆未必然章自明言加齊卿相霸王不異故非布衣事耳○知新曰

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  
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  
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  
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  
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  
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决然而不可  
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  
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  
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  
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  
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  
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  
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  
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

錄政字如蒙引之說○蒙引云說者心蔽而言亦蔽也洋者心惰而言亦惰也邪者心離而言亦離  
也道者心窮而言亦窮也但在言謂之說者邪道在也心謂之蔽者邪道在也心謂之蔽者邪道在也  
心一揚明五蔽陷離窮之病生於心政是事之大綱發是見之得意是政之節曰五言指其心害  
政四句○章圖朱子曰此章發於其政室於其事先政後事者自太水而至節目也揚明五蔽處在於  
其事善於其政先事後政者自微至著也○大全饒雙峯曰政者事之大体事者政之條目心  
終不正到處有弊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体既有弊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善於其事後為說  
作於其事善於其政是條自上既有弊則大者亦可知○大全陳新安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  
旨未易窺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  
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次蓋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礙氣充  
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集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書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  
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  
挈領以示後學未有知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  
不曰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集註說偏破章圖云破早義及傾斜不正  
四者相因通義金仁山曰其言既有所偏則必就其中發明其說而說始放說既放則其理愈盛  
故邪邪不勝正而又不能自克故必逃遁其說愈逃遁則愈偏矣又展轉相因也○大全朱子曰說  
滯邪道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揚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  
其辭說設是偏破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皮者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  
一邊斜故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邪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故其辭放蕩而過說  
得過渡陷輪轉恣地陷入深了於是向背即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



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  
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  
窮是說不去之故其辭道  
道是既離後走脚底語如  
楊子本是不駭一毛以利  
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  
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  
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  
父母却說父母經皆具道  
辭言之病也

大全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  
存於中故以失言○大全  
雲岑胡氏曰集註釋我知  
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  
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  
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  
然也特上文况指天下之言  
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  
必指君子之言故專於其失  
者而知之其心明乎章圖曰  
士毅按集註既釋辭而離窮  
四者而下文則曰其心明乎  
正理而無礙然後其言  
平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故  
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  
於辭辭氏謂無所礙便無下  
面三件亦其

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  
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

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

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

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  
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  
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  
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  
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  
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

深得集註之意者歟非心通於上蒙引云道以理之本体言理以道之散殊者言○心通於道猶云  
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惑也蒙引云言為說辭人學只是金聲玉振言德行善  
言字輕德行字重○辨斷吳無障曰丑只因宰我子貢自任故言據夫子說起來夫子凡既聖了非  
真見其聖而贊之也我於  
辭命則不能正與孟子自  
任意相照註而自謂字當  
着眼我於辭命辨斷湯霍  
林曰辭是文詞命是命令  
屬言語云云集註林氏一  
通義金仁山曰林氏名之  
奇字少穎三山人官至宗  
丞號拙齋居成公之師也  
○宋史新編儒林傳及闕  
書有林之詩傳曰惡是何  
文林貫曰云是字指既  
聖說○陸聚崗世講云車  
子不居乎聖而又引孔子  
之言得然有願聖孔子  
意曰者竊聞一揚明云竊

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子貢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  
欲使學者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未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

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

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

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

問是私地得聞一般。一休言得聖人緒餘。○講述曰。聖人全體者。也。門弟子或以言聖或以威儀。或以政事。或以文學。各得其一節。是謂一休。或於全體都已具備。但未若聖人神化。不可限量。是謂具體而微。○大全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休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通義饒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休。君子所性。不過禮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三。或具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休中各得其一。再閱顏淵是四休都全。但未曾言得廣大如聖人之博博淵泉爾。曰姑舍是。通義許白雲曰。是

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氏亦以為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休猶一肢也。是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曰姑舍是。舍。聲。○孟子言。且置也。不欲以數子所至

是猶有不定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集註。孟子言且。陸陽李氏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定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抹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曰伯夷伊尹。辨斷湯霍林曰。伯夷伊尹何如。亦是問孟子。果以之自處。意不同道。謂與已不同道。亦姑舍是之意。○蒙引云。仕止久速如何。分。曰。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存疑曰。不同道與姑舍是有分別。彼謂尚未至聖姑舍言。耳。此謂雖已造聖。又其道與我不同。耳。又曰。其父而不去

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

自書四書集註

孟子

卷之

是孟子久於齊非我志之  
 久速其去之速孔子明日  
 遂行接淅而行是  
 弟遜國  
 曰集註事去非事實皆自是  
 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  
 之九也兄弟遜國言非民  
 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  
 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  
 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  
 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  
 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  
 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  
 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民  
 不擇夏商  
 伯夷伊尹  
 言焦滴園曰自天地生以  
 以來聖人不知有知孔子者  
 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  
 化尔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  
 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惡得  
 不化

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  
 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  
 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  
 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  
 及萬章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貌公孫丑問而子孟  
 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與也曰然則有同與曰然則有同與  
 曰然則有同與曰然則有同與

美表有孔子來言孔子雖聖之尤盛夷尹亦是聖人亦有同否孟子曰有言有同得百里二句言德  
 之盛可以取天下是根本之同行一不義三句言心之正不為於取天下是節目之同是則同二句  
 檢兼止蓋聖人取以為聖根本全在德上義利取予又立志最末關節故凡聖人此處皆同而孟子亦  
 指此而斷夷尹孔子之必  
 同耳俱不必以事實入講  
 ○甲第云是字批兼德盛  
 心正來言此等事則同便  
 見其餘有不盡同者  
 其根本節一大全陳新安  
 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  
 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太  
 根本節目周而小處不同  
 皆可以言聖人若太處不  
 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  
 之哉曰敢問其曰錄牛  
 春字曰宰我節智足以知  
 聖人汗字屬上句讀汗下  
 也猶言粗淺也言三子之  
 智雖未能窺測聖人之精

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  
 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  
 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二子智足  
 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  
 所好而空譽之明  
 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

微妙蘊處然皆足以知其粗淺易見者固不至阿其所好而為過諛之詞也以見其言之足信意下文三子之言各就事功禮樂類聚形迹上論俱所謂汗也未及一貫之妙神化之精也蓋就此以言孔子超邁羣聖尤為易見耳○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曰智足以知聖人又曰汗不至阿其取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復揚皆取以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自有明足以知公而不能無所阿私者則其言猶未可信也故必如集註假使汗下之說然後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味深長或以汗為決字之誤文意固直正恐為者之未可以必其皆無私也○辨斷云賢于堯舜遠矣周王纘說以一時之治功與萬世之治功較見他賢之遠處當否斷也說得是但看來堯舜以有位立功易夫子以

太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

無位而語功難須兼此意更妙○覺路曰字非指筆字是對人之稱集註謂聖則不大全輔慶源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之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僅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貢曰見

莫若夫子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堯大結反潦音老○麟之長堯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

日錄焦漪園曰如見汗尊杯飲之禮便知上古朴魯之政見簞言蓋蓋之禮便知後世尚文之政聞畫箏琴之樂便知世之有德聞益義未益等之樂便知收之者之德○瓊瑯代醉編十一曰獻子庸自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蓋等百主無可違感非其虛靈同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甚勝○大全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首書四書集注

而知其德是謂天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天之禮便可知其政與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出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天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禮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知前說之順

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謂土地甲兵之方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以方服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者倘非必出聖之類而拔聖之萃也 ○豚云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不  
是兩平語也類五者同得理以為性獨能盡性形邊云云拔萃者在 一類高乎一類同與云云  
云○蔡虛齋圖史合攷云廣雅云小陵曰丘○坤雅云詩幽風零雨其濛鶴鳴於垤註鶴水鳥垤蟻  
塚也蟻封其垤則兩將至一名蟻封○又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  
云行潦也○東嘉史氏曰二類也之類謂麒麟與走獸同為毛蟲之類鳳凰泰山河海亦然猶聖人  
與人同為人之類也出類拔萃謂麒麟鳳凰泰山河海聖人獨於同類之中出類拔萃也自生民以  
來未有盛於孔子是又言自古以來未有出類拔萃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云麒麟身牛尾一角○毛詩義疏曰麒麟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徵祥  
記云牡曰麒麟曰麟○格物總論云鳳神鳥也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天下  
安寧飛則翕鳥隨之○通義金仁山曰曾子書陰陽篇曰西方毛虫三百有六十麟為一長南方羽  
虫三百有六十鳳為之長特起也大全曰特起然孤特也自古聖人大全陳新安曰此聖人字是沈  
說從古以來之聖人 石第一首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聖賢行道之心而見聖賢之學又曰兼理  
以知言集義以養氣則無所疑懼而伯王之業不足以動其心矣自草我子貢以下公孫丑欲以聖  
歸之孟子而孟子不敢以聖自處又問其與孔門諸子如何則又不肯以諸子自處受問伯夷伊尹  
與孔子何如則既言三聖之同而又言孔子異於二子也三子之說幸我以事功言子貢以禮樂言  
子貢以禮樂言子貢資質德行言  
○孟子曰以文林貫目云以作用字方是土地甲兵之力太國以勢力言德是實心仁是實政不  
待大見不必有勢力的意○楊明云四以字作用字云云假仁外面假備仁之名目○說約紹聞錄  
曰德即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知新自錄盧未人曰無其心而為其事謂之假由乎

孟子曰以文林貫目

孟子曰以文林貫目

孟子曰以文林貫目

中而應乎仁謂之行而仁字不專是恩愛只合理便是仁。假仁如齊桓本無實心冀周但藉知力之盛借尊周名義服諸侯如召陵責齊之類是謂以力假仁。○徐若泉初問云以德行仁德也者仁之根本也所謂天德也以德行仁是以天德而行王道實心流出德是實德仁是實仁在此心之謂德發此心之謂仁矣。以力假仁內無此德則外之所謂仁假仁耳。仁云乎哉故王伯之辨在心。以力假仁。○蒙引云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目錄焦漪園曰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此獨以七十子服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聚人。尤見以德重人之明白。七十子亦無甚勉强自然服也。且極流離困苦亦不怨去。亦見得心悅誠服之甚。○存疑云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為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其誠為亦不同。蒙引以下節作解。上文伯必有太國王不待大意此說似新有來不是。蓋為伯必有太國王不待太裏自有其義不待此解也。○蒙引云。○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傳見宋史新編列傳第六十卷及排韓禹姓統諸等之諸書。○思於服。○大全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方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斯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修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蓋論論論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視董子義王砥礪之喻荀子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深切而著明之五字出史記自序傳。○第三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王霸用心不同之效。

○孟子曰仁。○揚明云仁是心德。○諸行事樂是國勢昌太不仁以殘忍之心見諸行事辱是國勢傾危。○今指當時諸侯。○陸聚崗世講云一則字重言樂不自至惟仁則榮辱不自至惟不仁則辱此處已含自求意在矣。○直解云今之人君皆有恩辱之心而所為的都是不仁之事。○國家間暇。○甲第云間暇是無內變外侮的時候也。一旦外患少息正國家間暇時也及是時是時問暇之時也。○

微言王三原曰問暇蓋指無敵國外患言非言無行事。○又湯霍林曰問暇二字重看極好處在此極不好處亦在此正所謂寸陰時節不可使空間過。○直解云。○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云畏罪者強仁謂勉強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強仁之事目。○大詩味及字。○大全陳新安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以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下節應仁則榮也。○惟日不足之四字出于書是發言篇已見上詩云迨天之直解云。○引詩及聖言正証上節之意重求陰用上詩所云正周公托言於身教成王云。○毛詩註疏六唐風綢繆篇音義綢繆上直留反。下忘侯反。○詩經音義繆莫侯反。○大全胡雪琴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九而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賡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自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曰仁則榮而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

公甫書曰詩長生 五十二 二十一

國平天下之道也集註詩  
幽風鴟幽風鴟鴞詩四  
章是第二章也朱註云此

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  
難之意置字彙云章七入  
切音緝修補也覆蓋也庸

戶巢之通義金仁山曰  
巢之通氣出入處今鴟巢  
逐年隨大歲所向即所謂

戶也富思患而易既齊  
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預  
防之國家間揚明云

今指戰國時文林貫目  
云及字有過此則不及為  
為意蒙引云正韻般旋

也運也般樂蓋樂樂而忘  
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  
欲也意倍也傲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意怠傲以靜言集註

得之之道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王  
不能免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問音閑

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

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  
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

立事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  
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言其縱欲雙峯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傲則不暇貴德士全大入陳新安曰及是  
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福無不祿云禍福

即榮厚也詩云永言揚明云大雅文王之詩云人能常思念配合乎天命則多福之來是日  
配命求之也皇極外篇第三十一板亦曰天之孽士之一猶可違已之孽士之九不可活此之謂

揚明云此指禍福自已求言集註詩大雅文文王之詩七章是第六章也書作追通義金仁山

曰古書皆口傳授故字文  
或不然古人方言多以

四聲通讀石第四章圖  
鄒陽朱氏曰此章勉諸侯

為德仁以政事言  
孟子曰尊日錄盧未

人曰俊傑一句即足上句  
德是賢亦是能在位即尊

使之位悅字願字俱以心  
言未即立其朝也下四句

意同辨斷云尊是隆禮  
使是授任賢是有德者能

是有才者賢能皆秀等更  
故曰俊傑尊之使之便是

俊傑在位四書微云文  
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虎反詩

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追及  
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

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  
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

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  
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此比君之為國亦

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  
為知道也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

教

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揚明云士是俊傑○大入饒及客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

言會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賦賞罰德皆尊賢之道

市與廛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者廛本死字今却作活用蓋取其稅也○脉云市是都邑中之市廛是市上之屋官為之以居商者作活字者謂取其稅也云云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或治以市上周禮地官司市而官廛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正市以政令禁物廢而均市以商賈官官廛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價

同而徵價音育以質劑即隨及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而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與遠矣以賈音占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蠹皮浩反而去益以泉府同貨而鈔賒大市日廛

所以峻出入之防但義異常而不征其貨在市日商在途日旅廛無夫里一揚明云廛即民之居室所謂二畝半在邑者夫是十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此是罰民無職事者里布是二十五家之布此是罰民不種桑麻者○文林貫旨云此廛字與上節廛字不同上主賦言作活字用此主地言作死字看上節廛亦說市宅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通義趙氏息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

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詩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結上文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巳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追追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巳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

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關譏而不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揚明云自彼國來此國謂之氓○微言揚升菴曰氓字從二從民謂流亡之民也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

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里布者布亦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大全及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廢

後夫征是粟米之征鄭自畝之稅如今輪租里布是布縷之征鄭五畝之稅如今納緡便出一里一丁蒙引云所謂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之供者常法也此所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却是先王所設以警懈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汚吏乃羨之以為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爾

曰恐只是此三者稅前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恐不復行矣曰於不當取者且取之其當取者固有遺而不取乎豈孟子欲諸侯為裕道乎○文獻通考卷十戶口篇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註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絡繹復橫渠張氏曰夫家之征雖大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一家五人謂之家○馬端臨曰云云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大酷乎若有餘夫或五口以上則令出一家力役之征耶曰大抵布以里計稅以夫計力役以家計家者八家同井之家也有夫便有家如此者則是未克井出也蓋罰其惰不得不重不嚴也如酒誥酒之刑亦甚重信能行此

孟子書目彙編

孟子

卷之二

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

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大吏也然而小王者未之有也

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大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先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孟子

卷之二

五者信字重看言實能行

之非虛文也鄰國之民其

上數等入看○文林貫旨

云五者即上文五條之王

政民包士農商賈說愛

慕意○又云子弟指隣國

之民說濟是成其攻之之

事意○吳省菴引躍云天

吏專以征伐言石第五

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詳

言王道之巨而著其效

○孟子曰人王觀濤真

註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

必加一人字者尚類尤相

親也主稿說○微言林次

崖曰首兩節一章大旨重

在擴充上所以謂而下是申

說人皆有不忍入之心凡

有是四端節是結上起下

意○吳無障曰通章俱為

諸侯而發不忍入之心

就應感處不是邇其

賦鬼之初一節不重先王

正見入與先王一般舉而

措之亦如先王之易也○

又蔡虛齋曰忍字是

反字不忍入不忍富人也

饒氏謂不忍非是○大全

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

惻怛惻怛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矣

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治天下

可運之掌上言象人雖有不忍入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入人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

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休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入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二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作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自然而然不容著力  
 意政善非出學校○脈云  
 運掌謂治天下而使之得  
 承運之寸心有餘不作效  
 說○楊明云運掌是天下  
 運於一掬容保之中○大  
 全及峯饒氏曰斯猶即也  
 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緣  
 有不忍入之心即有不忍  
 人之政不待克厲而後能  
 也若眾人則須待克厲今  
 人在見知新日錄徐岩  
 泉曰今人在見在字將字  
 皆字俱有意不可輕着卒  
 然之頃而莫不有林惕惻  
 隱之心非良知而何○字  
 稟云蕭稚也孺子幼少之稱程氏曰孺者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集註林惕惻動一蒙引  
 云林惕惻隱四字不忍入之心之目也其形容也休惕在在則滿腔子大全朱子曰腔子猶擊鼓耳滿  
 腔子只是言克舉周備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克舉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休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  
 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  
 已也讓推以與入也是知其善而以  
 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  
 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  
 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  
 得謂之入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蒙引云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同  
 是觀之大全蕭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非一事說論惻隱便非箇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出來○微言集濬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辨斷李彭山曰人無此心與禽獸  
 無異故曰非人○惻隱之心  
 四句是即情而指其為性  
 之發惻隱之心仁也四句  
 是即情而知其所往之蘊  
 ○微言曰張彭老曰端是  
 始發處始發便是火之端  
 始達便是泉之端○盧未  
 人曰端謂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云云一說端非  
 端緒之端乃一端而端之  
 端緒俱謂情也仁大全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  
 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  
 性是靜情是動心變動靜  
 而言然如絃其之絃心有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  
 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  
 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人之有  
 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  
 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端緒也。天全潛至。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自謂不能。楊明云。謂不能是自暴自棄的。自指君說賊等也。陸聚岡批講云。自謂不能。君言謂其君不能指。臣言知皆擴而一。辨斷云。擴充只是時時此作見之心時時無內交。要思慮聲之心。○蒙引云。擴推廣之意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有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也。即中庸所謂致曲。○微言曰。貫受軒曰。四端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一箇天機。但觸發處不同。異其名耳。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致心他就向赤流拜。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念。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

###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

○通義曰。雲詩曰。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之。積之。則如火然。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能如此。而又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而充字是面意。上充字每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上充。○大德字。○通義曰。王文憲曰。日新又新。新字釋如字。人之性情。大全胡氏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程子曰。人

○通義程氏復心曰。程子之說。反為仁。由己之意。熟玩之。自有以啓入。進德之誠。四端之信。○蒙引云。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榮。○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慎也。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

### 人登不仁於函人哉矣人惟恐不傷人

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子曰矣。○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慎也。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

位無成名無專氣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且土矣。又何謂無成名如知縣之名專治一縣一列之名真治一州此成名也。○又云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寄於木火金水也。無成名寄於木火金水也。○水位乎東金位乎西火位乎南水位乎北。比皆有定位也。而土則惟定乎四位之間是無定位也。木以生發為名。火以明盛為名。金以堅利為名。水以源活為名。皆有成也。惟土則惟定乎四者之中是無成名也。至於木火金水各得生長收藏之一氣是皆有專氣也。而土則為定乎四者之間是無專氣也。○定位成名以質而語其生成者也。專氣以氣而語其流行者也。是位則有是名。故名必從位。四時寄旺以氣也。○通義金仁山曰。四行皆生於土。試及諸身。皆屬

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友夫。音其。○里。有仁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

冰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辨斷云。術字該得論不忍入之心。而勉人擴充四者之心。

○天。人惟恐。一蒙引云。本文惟恐字。木。註。一利字。最重。良。以。心。上。忌。以。智。異。也。○辨斷云。術字該得

廣凡取業皆是即道術亦在其中心。孔子曰。里一存疑云。論語處仁指在里。此處仁指在道。言。○王觀濤。與論語不同。註得之。最。非先後之先也。猶云。是第。丁。作。陳。人。釋。取。以。天。全。陳。新。安。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釋。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孟。子。小。異。○通。義。金。仁。山。曰。論。語。集。註。作。擇。里。此。作。擇。所。以。自。處。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古。語。亦。然。彼。

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仁不智無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人而恥為守。失人而恥為失也。○山與猶同。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

首。言。出。書。集。註。卷。二。二。二。

以擇里言冒上文也此以擇自處言引下文也然此說可善彼義元者善之大全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者生意之始為亨利貞之長為本心全山大全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体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仁為先務也○通考許白雲曰集註本心全体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善其用言不仁不智○甲第云良貴既失不免早賤為入役○邵芝南醒言云人役只是說其人早賤之意如今人家奴家傭此

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

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言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

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

已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

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味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入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於歷山取諸人以

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等卑賤之人皆不知仁義禮智為何物故備人役以為言不似作小國役大國者○千百年眼云由

引人二句借言恥之不可免也謂從恥何樂哉○矢人之恥以己不能為尺做小藝以供人用為人所賤也此是激發當留意○存疑云人役而恥為役猶言人而恥為戶二句頗難看尋常都忽畧

過人可矢人如何恥為尺矢攻於小藝以供民用是不能大有為以服役人故自羞恥不能自強以服役但為人役而恥之亦猶此也如恥之莫家引云其初所以致此恥者由於不仁故恥之則莫若反其所為而為仁○揚明云之字指人役言○者如射一謂

迹云此章為當戰諸侯而發可與不則榮章參看○直解云仁者之於仁就如射者之於射一服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

發可與不則榮章參看○直解云仁者之於仁就如射者之於射一服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

發可與不則榮章參看○直解云仁者之於仁就如射者之於射一服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

勝已的惟反求諸身以為吾志容有不足。體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云云。蒙引云。反求諸已。脩德自強也。集註為仁由

已出。于頴淵篇右第七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諸侯為仁而泛以仁道言。前以是非之心擇為仁之術。後以羞惡之心決為仁之機。又曰。孔子言里仁為美。主於擇里。而以仁厚之俗言。孟子引之。主於擇術。而以行仁之道言。

○孟子曰。子。微言。吳無障曰。聖賢樂善無有分盡。只管高上去。故由進之禹禹又進之舜。語意是如此。若只平着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集註。自修。章圖。程氏復心曰。自修一字。雖出大學。而集註於此。下此一字。極有意。諱疾章圖曰。諱通書本。作護。禮韻會。意去聲。卦龍。意乙。東切。飽食息也。○又支韻於其切。恨聲。詩。噫嘻。註。志。云。歎也。禹。開。鑿。

言。微言曰。一喜一拜。總是樂善之誠。但喜從容。來舞後。聞來。終於人。已上。更有分別。集註。言曰。禹拜。書經。大禹謨。皋陶謨。皆有此語。蔡氏註曰。言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大舜有大。錄。尤。西。川。曰。禹。與。子。路。見。在。奇。特。處。天。舜。有。大。焉。見。在。平。常。處。善。與。人。同。耳。無。奇。特。○。脈。云。大。字。言。舜。之。心。胸。有。極。其。廣。大。不。拘。者。大。在。同。上。見。同。者。不。分。異。之。謂。云。云。集。註。已。未。錄。則。一。錄。焦。漪。園。曰。舍。已。從。人。一。句。是。一。連。說。的。舜。不。以。已。為。聖。舍。之。從。人。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雖。菴。子。作。兩。平。解。似。太。分。析。且。以。舍。已。作。舍。已。之。未。善。不知。聖。人。如。舜。更。有。何。未。善。處。或。以。上。却。云。舍。已。是。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人。非。謂。已。有。不。善。而。舍。之。則。其。說。亦。是。矣。不知。何。以。又。有。未。善。一。註。耶。取。之。於。已。通。義。吳。氏。程。曰。取。之。於。已。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

○孟子曰。子。微言。吳無障曰。聖賢樂善無有分盡。只管高上去。故由進之禹禹又進之舜。語意是如此。若只平着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集註。自修。章圖。程氏復心曰。自修一字。雖出大學。而集註於此。下此一字。極有意。諱疾章圖曰。諱通書本。作護。禮韻會。意去聲。卦龍。意乙。東切。飽食息也。○又支韻於其切。恨聲。詩。噫嘻。註。志。云。歎也。禹。開。鑿。

言。微言曰。一喜一拜。總是樂善之誠。但喜從容。來舞後。聞來。終於人。已上。更有分別。集註。言曰。禹拜。書經。大禹謨。皋陶謨。皆有此語。蔡氏註曰。言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大舜有大。錄。尤。西。川。曰。禹。與。子。路。見。在。奇。特。處。天。舜。有。大。焉。見。在。平。常。處。善。與。人。同。耳。無。奇。特。○。脈。云。大。字。言。舜。之。心。胸。有。極。其。廣。大。不。拘。者。大。在。同。上。見。同。者。不。分。異。之。謂。云。云。集。註。已。未。錄。則。一。錄。焦。漪。園。曰。舍。已。從。人。一。句。是。一。連。說。的。舜。不。以。已。為。聖。舍。之。從。人。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雖。菴。子。作。兩。平。解。似。太。分。析。且。以。舍。已。作。舍。已。之。未。善。不知。聖。人。如。舜。更。有。何。未。善。處。或。以。上。却。云。舍。已。是。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人。非。謂。已。有。不。善。而。舍。之。則。其。說。亦。是。矣。不知。何。以。又。有。未。善。一。註。耶。取。之。於。已。通。義。吳。氏。程。曰。取。之。於。已。

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朝上去聲。

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禘禘。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

○孟子曰。子。微言。吳無障曰。聖賢樂善無有分盡。只管高上去。故由進之禹禹又進之舜。語意是如此。若只平着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集註。自修。章圖。程氏復心曰。自修一字。雖出大學。而集註於此。下此一字。極有意。諱疾章圖曰。諱通書本。作護。禮韻會。意去聲。卦龍。意乙。東切。飽食息也。○又支韻於其切。恨聲。詩。噫嘻。註。志。云。歎也。禹。開。鑿。

已讀取後之善而用之於  
已也百耕稼陶蒙引曰  
耕稼謂耕那稼也稼以禾  
言詩曰在田曰稼○辨斷  
趙激陽曰自耕稼陶漁節  
語意重至為帝上人樂  
善之心未嘗無到居位  
之尊則此意漸微矣舜至  
為帝時猶不改其耕稼陶  
漁之初此其好善之心直  
超乎勢利微乎始終矣須  
看自與以至字左見得樂  
善之心之誠○韓非子云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  
焉期年畎畝正河濱之漁  
者爭抵舜往漁焉期年而  
讓長東夷之陶者與也

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不屑去已佚音逸  
初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  
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  
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  
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  
能說我哉惠之言也袒袒露臂也裸  
袒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  
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  
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  
讓長東夷之陶者與也○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  
城名歷城今濟南府○黃帝時有眉封人為陶止此陶之始也陶謂陶瓦為酒樽陶即器○尸子云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字云堯使水處為漁山處為牧

唐曰盧舜側微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偏隘故  
言陋○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比自不讓志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河東雷澤夏之今屬齊陰河濱歷陶陶器  
諸人以蒙引曰取諸人以為善不可謂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且須兼言行故曰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其之能禦也○通義許自雲曰舜向未嘗有不善之可言亦不待  
取人之善為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後人之謂也事之善有人為之己亦為  
之善取人為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已之所為若若亦若是  
是我為者善矣安得不勸為善乎故曰與人為善也集註所謂聖賢兼  
子路畏舜言之二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  
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樂善之誠  
○孟子曰伯也千百年眼曰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言暫也進一步意推是孟子推思是伯夷思亦  
只描寫其意向如此非算事云云○楊明云立朝如聘問鄰國與事非君不同○通義云塗炭語氏  
陷於泥熱炭炭集註泥汚也韻會泥上聲期勺母非切音與義同說文汗也孟子爾焉能說我○又  
寒韻母官切汗也○字彙云泥其委切音委汚也切切韻會切急也柳下惠不  
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所不見不貴發尚有所藏便是枉道是亦不屑蒙引云言不以去為高  
必於去也○楊明云不必以去為明察耳集註柳下惠曾上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傳註柳下惠氏展  
名獲字食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展無駭之後孟子曰伯也大全陳新安曰孟子一書言夷惠  
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諒之此意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  
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其真學者至矣○大全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



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  
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  
不恭學之者當求其清和  
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  
也○四書口譚云君子  
不由此君子乃時中君子  
子若孔子是也○諸說辨  
斷丘毛伯曰末節須玩  
由字夫由者循其跡也  
子之心一不屑就一不屑  
去其不可一世之心高出  
千百代如以其跡則夷涉  
于隘似字宙不足以容  
身惠涉于不恭似吾身不  
必較字宙故君子不從此  
跡上耳之惟想慕其神而已

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 孟子卷之二終

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述三子之行而救其弊

告齊梁之意一章至篇終皆與子居齊之事  
兵若孫吳輩亦都曉得但不知其重在人和耳故孟子特揭出亦人○微言李卓吾曰謂之不如特較其緩急耳非謂天時地利可盡捐也

### 孟子卷之二

####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  
二章以下記孟

子出處行  
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源曰時十二時日十月支十二支于十干也○大全饒叔峯曰此太繁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補助之意如今說四座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太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義金仁山曰歲孤虛太歲後一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年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年未為虛餘倣此云云○存疑曰時蔡氏謂四時輔弼謂十二時今以孤虛旺相之法觀之當作四時看○蒙引云時自者時謂四時主蔡氏說該十二月在其中日則該十二

然粟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

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申也粟穀也禾女菓也言不得民心

民不為守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

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勝此猶年有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該之也云云○又云之屬一季所說者廣其在兵家不止孤虛王相而已○孤即空亡三軍一覽論空亡曰甲子旬中戌亥是甲戌旬中申酉是甲申旬中午未是甲午旬中辰巳是甲辰旬中寅卯是甲寅旬中子丑是○問何以謂之空亡甲子旬中逾至酉而十子足以無戌亥為空亡也空亡即孤也甲戌旬中逾至未而十子足以無午未為空亡餘倣此○虛者子實則母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旺相者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旺者為主相者輔之○防風第元儀所輯武備志百七十八孤虛法空亡為孤對衝為虛如甲子旬孤戌亥虛巳辰六甲倣此○理數日鈔十八卷孤虛法黃石公曰皆孤擊虛一女可敵

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

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

凡以得民○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

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

十星吉法十人用時孤百  
人用日孤千人用月孤萬  
人用年孤惟有時孤最驗  
今立成于後三里之城  
管子曰內為之城外為之  
郭○蒙引云此條申天時  
不如地利就攻上說集註  
曠日持久四字出史記列  
傳五十二主父偃傳城非  
不高蒙引云此條申地利  
利不知入和就守字上說  
去之一文林貫旨云之字  
指城池說集註軍甲也通  
義金氏曰皮去毛為革  
之為甲黃牛皮者為革甲  
青牛皮者為兜甲即今水  
牛也合三皮合為甲粟穀也  
通義金氏曰呂氏書說有穀  
曰粟無穀曰米按粟即野  
粟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  
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  
可久云云國曰域民一楊  
明云封疆是與隣國相共  
的界限之地○大金陳新  
安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未  
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  
在得道而已○通義金仁

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  
唯朝將之朝如  
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  
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  
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  
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  
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  
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

川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為界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徐氏筆精云鴻門舞劍項伯自  
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也○諸說辨斷云得道者多助此句最  
重得道不外以德行仁多助寡助是論其理云云○四書口譚云故以吾天下之所順  
攻彼親戚之所解是為以  
至仁伐至不仁首無敵於  
天下○楊明云君子指得  
道之人右第章章圖月  
此章明用兵之道以得民  
心為本

○孟子將朝○衍明云如  
就見如往也托疾以辭見  
有自重之義○揚明云朝  
是明早視朝是將出坐朝  
視事○蒙引云朝將視朝  
上朝字謂來且也云云又  
云問孟子本欲朝王雖王  
托疾以召若可往也曰彼  
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  
今既有召命而往則是實

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  
少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  
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  
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  
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  
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  
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

師應召矣孟子所以執而不往存疑云如字只作若字說謂寡人若就見因有寒疾云云勿依蒙引傳往字說○大全陳新安曰王託疾以召子亦亦詐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敵陽貨之亡同意明日出吊○文林貫目云手是屏問傳東郭氏人物備考十九云通志族畧東郭氏姜姓齊公族景公之後王使人問講述云問疾醫來是兩項人一是一問安人一是一治病人數人要路慮歸路之多也○文林貫目云要攔截意集註孟仲子人物備考孟仲子孟子之從弟刑昉疏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云云孟氏謹孟仲子名畧孟仲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富嘗見一書于澤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五者

臣王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曰景丑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新之變通義金山曰曲禮疏以疾言曰其有負薪之憂言病不能來朝也占人辭疾之常語不得已而曰條焦漪園曰不得已者欲避朝則不可以應王之召欲歸室則又無以啓王之悟故之景丑氏宿焉景丑亦齊之臣亦出東郭之意不重矣仲子之言上講述曰云爾指何足與言仁義

之言其大乎是是字指無以仁義與王言集註景丑氏人物備考十九云景丑齊大夫也云云○蒙引云景丑氏姓景丑名氏指其家而言景丑所言大全輔慶源曰丑之說肇起曲拳奔走兼順之敬敬君以類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開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禮曰父召通義仁山金氏曰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今父召無說見曲禮君命召不俟駕見論語集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相似然太音扶下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

**臣**在官不俟上通義金仁山曰在官不俟履王藻作在官不俟履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今集註諸本多作官字曰豈謂是上揚明云是指不應召為不敬王說○微言徐若泉曰仁然萬善無瑕不有故實說義最高潔魏然物表故對爵說○大全許東陽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臣**廉恨也似上通義仁山金氏曰懨上聲一字二義上聲者為恨為少犬聲者為快為足曾子之說上通義程氏復心曰自天下有達尊三以下則是孟子自說而集註所謂曾子之說益以德言者特指吾仁吾義云耳**臣**將大有脉云大有為與道致治也云云○知新日錄焦滄園曰不召之臣就新說此臣字不是當在何處以

如云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一般○存疑曰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不可說不召臣不召之意就在其中○蒙引曰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抱負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愚謂德以入之所得言道即其所得者也德如心道如性○說約云不足與有為與字實指臣**故湯之於上**徐若泉初問云學焉而后臣者重在學字學是師其道德從德樂道中來○大全饒双峯曰何處取得學而后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文亦可見師之意**集註**死從受上脉云學焉後臣本文無先字不必捕入只是所重在學而以委任繼之也學處正是就問其謀而任其謀以出則是臣之意不勞者主學言

哉夫豈不義而曾子之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二爵齒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一哉與平聲懽口筆反長上聲○懽也然則懽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

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后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

乏君盡其道臣竭其力言  
即行即效稽之裕如君  
德成而施為皆餘事矣故  
不勞云云 今天下地

揚明云今天下指列國言  
○知新日錄黃葵參白德  
齊之德以所就切業言屬  
之於伊尹衍明云君使也

一伯佐耳桓公且猶致而  
召之不可召而況其道兼  
舜之道志伊尹之志學曾  
子之學卑管仲而不其為  
者况可托疾以召之乎○

大全輔氏曰不為管仲孟  
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不  
如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  
足以知此義也

○陳臻問曰微言方文伯曰此章全為齊齊而借宋薛形之○揚明云鑑是二十四兩○直解之  
說同于揚明○蒙引云一鑑二十兩也○通義許白雲白禮註及趙岐皆言鑑二十兩國語二十四  
為鑑字書言鑑益同數登於土則滿又益倍之為鑑則二十兩者為有義披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  
鄭氏註二十兩曰鑑疏倭  
辨法言之甚明趙氏註為  
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  
兩疏於前章引鄭註却云  
二十四兩而謂趙註為誤  
失之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鑑而受於薛餽五十鑑而受前日之不  
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也○孟子曰首一講述云孟  
子以皆是答之是字不當

於一不是也○揚明云一  
字指非邊此字指受不受  
言○直解云此是彼非不  
能兩立孟子必有一件不  
是的去處錄不能以無疑

也○孟子曰首一講述云孟  
子以皆是答之是字不當

也○孟子曰首一講述云孟  
子以皆是答之是字不當

也○孟子曰首一講述云孟  
子以皆是答之是字不當

也○孟子曰首一講述云孟  
子以皆是答之是字不當

也○孟子曰首一講述云孟  
子以皆是答之是字不當

也○孟子曰首一講述云孟  
子以皆是答之是字不當

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

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况不為管仲者乎也范氏曰孟子之於

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

也○揚明云鑑是二十四兩○直解之  
說同于揚明○蒙引云一鑑二十兩也○通義許白雲白禮註及趙岐皆言鑑二十兩國語二十四  
為鑑字書言鑑益同數登於土則滿又益倍之為鑑則二十兩者為有義披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  
鄭氏註二十兩曰鑑疏倭  
辨法言之甚明趙氏註為  
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  
兩疏於前章引鄭註却云  
二十四兩而謂趙註為誤  
失之矣

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

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

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

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

為賢則上下交

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鑑而受於薛餽五十鑑而受前日之不  
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義字着。只對上兩非字着。言其皆是而無一非也。取以皆是則以適於義耳。晉於齊則一曰錄葵峯曰若於齊則未有處處猶當也。值也。既非當遠行之時。又無備。而齊主乃以百鎰。餽。但。以財貨相與而已。若從而受之。是為財貨所誘致矣。焉有君子之人。禮義為閑。而可以財貨誘致者乎。○文林貫曰。云貨之。如誘以貨利。誘我的說話。○又云。君子是喻義之人。孟子唯指自言。○曰錄姚兼菴曰。貨取者。音為其貨所取也。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享矣。○章圖程氏復心曰。朱子謂適於義。尹氏謂當於理。正是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之意。○又輔氏曰。理。體也。義。用也。當於理。則是適於義也。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及反。○贖。當在薛也。予有戒心。送行者之禮也。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予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予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集註。辭受取。予。大全輔慶源曰。孟子於此無言。尹氏併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享矣。○章圖程氏復心曰。朱子謂適於義。尹氏謂當於理。正是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之意。○又輔氏曰。理。體也。義。用也。當於理。則是適於義也。

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辭受之義。○孟子曰之。文林貫曰。云失伍。是當戰陳時。而不在行伍之列。集註。平陸。齊下。蒙引云。平陸。齊下。邑。下。邑。屬邑也。如云。管下。○通義。金氏曰。平陸。今平原。○吳氏程曰。齊下。邑。與雜也。管下。邑。同。義戰有枝。通義趙氏惠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年。饑。歲。一。大全。饑。氏曰。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是。五。穀。不。熟。○直。解。云。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展。轉。僵。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強。壯。的。拖。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不。知。幾。千。人。矣。○楊。明。云。融。弱。也。○蒙。引。云。溝。壑。溝。長。壑。深。皆。有。水。者。○人。物。備。考。十九。云。孔。距。心。齊。平。陸。木。夫。也。云。云。○圖。史。合。攷。云。無。考。○今。有。受。微。言。方。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孟子之平。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二。○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予。

文伯曰牧是書之取象者  
芻是夜之取象者求是我  
之主人不是自家尋覓  
求三最可味正見權不在  
我○蒙引云牧牧地也蓋  
草場也就地食草也芻蓋  
刈去之草大抵春夏則就  
牧地牧秋冬則須用刈草  
亦隨所居之便○至之爲都  
存疑云誦已與距心言  
○距心之答已二節語也  
○揚明云誦之是告王以  
已責距心距心自責意此  
記者語○文林貫月云惟  
是獨○又云此字亦指民  
之流離困苦言○揚明云  
此字指老羸二字○  
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大○通義金山曰  
朱子謂古者置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岐有木主之廟豐有文王之廟曲沃有桓叔以至武公之廟按

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予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  
之失政使然非  
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  
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

如此則以都名者當不多故朱子又曰都恐是周禮取謂都鄙之都按如此則都是大邑爾此說  
是陳氏陳氏名賜字晉臣三山人○宋史新編百十八卷陳賜字晉之徵宗時人云云說而不釋  
論語子罕篇曰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而不釋從而  
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集註曰法語者正言之也  
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  
其緒也云云石第四章章  
圖鄧陽朱氏曰此章明養  
民者當盡養之之責  
○  
茲曰辭靈立舍官守意請  
士師含言責意末一節正  
與前相通○覺路侯廣成  
曰似也似字謂似乎有釋  
矣官之意自我原心則爲  
士師之可以言也及不用  
而去則蚘龍之心跡始明  
白矣○  
考十九云蚘龍齊上人物

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  
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  
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所  
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語而  
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  
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  
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



云云。圖史合攷云無考。謂士師近上摘訓云士師尚在邑宰之下乃小官而近君者也。公都子人物備考十九云公都子未詳。同吾聞之。諸說辨斷。王荆石曰。不得其職。謂不得其真。非不稱職也。不得其言。謂言不見用。非不盡言也。○又黃真父曰。古者封疆之臣。或守一郡。或守一邑。各有其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為腹心耳目。凡有政見。皆得上聞。謂之言責。○脉云。進退只是去與不去之間。綽綽有餘。裕形容寬廣。自如意。○德王尹氏曰。進退。大舍胡雲。自集註前引尹氏曰。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不至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辭於理。不知此。則辭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而辭於

謂蚺毒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毒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毒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蚺毒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公都子以

五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實師臣子去就不同之義。

○孟子為卿。文林貫目云。卿是客卿。是弔喪。○脉云。孟子雖不受齊祿。實為客卿于齊。云。王驩字子敖。齊右師。為宣王嬖臣。○圖史合攷云。無考。行事使事。大全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禮文制度。皆是。○孫丑曰。存疑曰。以子入大廟。每事問。觀之。使事雖有人治。亦不嫌問。此云。或教。計辭。○文林貫目云。或指有司治之。字。指行事。言。○王驩蓋攝。上袁了九曰。孟子為卿而出。弔正卿也。王驩以大夫而輔行。即次卿也。恐不必言攝卿。以行。同衍。明云有司別。是有司。不指王驩。待小人。

告公都子。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實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

不一大全曰易曰天下有  
山遜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思  
而嚴程註曰遠小人之道  
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  
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  
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易者遜卦人象傳文有窮

章明聖賢待小人之道

○孟子曰自一直解云孟  
母墓碑記云孟子自齊葬  
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  
縣北二十五里馬山之陽  
馬鬣其封隆然岡阜○文  
林貫旨云反是葬事完了  
而復來齊國○楊明云敦  
督匠事作棺之事嚴是喪事嚴急

輒引起中古一句制禮之詞未句正厚制禮本意蓋禮緣人心而制之非強人心而制之喪必從厚  
乃人子本心之自不欲已者生所以用棺者無不為矣○通義金仁山曰古者謂夏商以上未有厚  
薄之等蓋民淳材盛但亦以厚為尚○大金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  
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  
觀視之為也蓋必如此然  
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  
心此一句須當首肯之若  
後世之厚葬知只是欲為  
人觀之故也○古者棺  
槨無度想其是過於厚觀  
易喪葬車之大過可見至  
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  
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  
也○大金鏡雙峯曰周七  
寸只如今四寸許不得小  
可一古註云悅者孝子之  
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  
制所發不奪用之不可悅  
心也○蒙引云悅快也所

古者棺槨

朝暮見友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  
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  
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  
也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

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

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  
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  
子之待小人不一○孟子自齊葬於魯  
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惡而嚴如此

及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  
竊有請也木若以羨然孟子仕於齊來以  
母歸葬於魯贏  
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  
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以羨太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  
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  
羨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  
尺寸也中古周公

古者棺槨

謂盡於人心也。○揚明云：古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者，用以厚親。○又云：向使心欲為而禮制不得為，則拘於外不可謂盡心。禮制得為而財不足，則限於力不可謂盡心。既禮得為而又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云云。比化者，一微言。季彭山曰：比及也。形盡目化及表化之膚，而不使土親之亦事死如事生之至情也。○通義宣城張氏曰：化疑當推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以死為化也。以死為初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俱註化者死者。○蒙引云：化者死者也。坐化而為死，故曰化。猶近者居聞之也。一蒙引云：吾聞之，即此。語古語也。○揚明云：君子指仁人孝子，說天下指世上財物。儉字作薄字者。○脈云：君子指仁人孝子，以為也。天下猶云世上者，於決不為世。○禮財物而薄字，五親致令心，性不為處。○愛惜此物，蒙引云：此物一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也。○石渠寶笈：子圖說物未氏曰：此章明喪葬之禮。

制禮時也。樽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而又不為有財也。或曰：為當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後乎。比必二反。悅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悅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

○沈同以其一。辨斷湯霍林曰：沈同私問是私兼手命而問，觀以其一字可見。孟子不知其私，以公論而斷之曰：可乎，字不是虛說云云。○直解云：沈同是齊臣，子噲是燕君之子，之是燕相，是時燕王子噲惑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已意私問孟子說燕國亂矣，舉出伐之可乎。孟子據理答燕之罪可伐也。蓋燕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子噲所當世守而勿失者。若未請命於天子，不該將土地人民私授與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奉天子之命，不該私受國於其主。魯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自盡是為天下受禮。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君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土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

如有在官之人平日你喜悅他却不請命于王就將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那仕官的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祿於你於理可乎蓋爵祿雖在官而黜陟予奪皆出於君私相授受豈不可也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此以爵祿私授受在有國所必誅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討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謂燕有可伐之罪耳至於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沈同之下能再問也○講述云何以異於是字指爵祿私授受而言言子魯尊之以國私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私授受也

齊人伐燕一講述云沈同問之間以私不以公問燕而不及齊故燕之可伐孟子所宜殺齊之不可伐燕孟子所不宜言齊人乃知燕之可伐不知已之不可伐燕故其伐燕也不免有孟子勸齊之疑○文林貫目云未是未勸○初問云彼字指齊君臣彼然而伐之豈不能再問意○辨斷王荆石曰彼字兼君臣而言○講述云殺人人字是被殺之人人可殺人人字是殺人之人○揚明云天吏是奉行天命之君○覺路徐岩泉曰天吏方可伐國奉天命也天無言何以謂之命民心向背是也○揚明云士師是奉君命執法之人

黃東發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取十城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下燕十城是即公孫丑篇取十城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

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曾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估為官也上即從仕之人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也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答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斬於寧齊破燕後二年燕人陳賈

事也。止稱齊王者，時齊王尚在，未有諡，可稱。通義金仁出曰：語見燕世家。史記蓋為戰國策所誤。戰國策則傳聞之誤也。

○燕人畔王。講述云：王蒙引以為潘王據史記以燕畔之年言之，存疑以為宣王。據宋註以甚慚之詞言之，今以勝燕取燕數章參看，還是宣王。陳賈曰：王

請見而。文林貫曰：云是解王之慙。○古註一賈欲以此說。蓋王也。陳賈齊。一人物備考十九云：陳賈齊大夫也。云云。武王勝商。通義金仁山曰：武王勝商止監其國。此補本文之未辨。蓋武王使之監殷，其出周公之意，則未可知。然孟子書論及古事者多，不辨其事之有無，但即此以明，則

之心與其處事之宜，爾然謂之殺紂而止其子，則亦未嘗盡武王入殷而紂已自焚死故。武王到其子，示不絕也。殺紂而立子，於事情不殊，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曰：然曰。文林貫曰：然字兼。監殷與以殷畔，說周公之過。微言徐儆曰：周公之過之宜，自來無人敢道。所謂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正在此等處。若只循然無過無失，亦不足謂之聖人。○大全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自思，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若以此，宋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黨，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惡血也。自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而誅之。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

**集註** 管叔乃周一人物備考十九云管叔名鮮周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日管叔鮮次日周公旦云云此天理人倫其當然者在天則為理在人則為倫一而已矣

曰古之君子今之君子俱是沈說如日月內句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自諱豈徒順之二句是於過則順之下又說個為之辭未要繳云古之君子其過如此所以卒於無過也今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以卒於有過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自處人者亦豈可以今之君子而教人也哉○揚明云君子之說過是有闕宗社國家者

陽朱氏曰此章責小人為君文過之非也○孟子改為一蒙引云致送至也見正韻致為臣送還其政於君也○講述云致為臣而歸致為君也○孟子在齊雖不受祿然位亦臣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觸之之後以為此後去齊通鑑綱目大事記齊伐燕孟子去齊齊宣王薨並在赧王元年○王就見而揚明云前日指未至齊時○衍明云末子在齊使寡人得待不惟寡人喜之在我同朝之諸臣皆喜之○蒙引云得待王謙言得賢者同朝謂羣臣也同是齊王朝裏人也對曰不敢直解云繼見之期不敢願以為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他日王謂一蒙引云愚每因他日二字見得孟子亦有遲遲其去之意○

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誅忍遊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

**從而為之辭**

更不學○順循也○史改也辭辭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章第十章十一一章置之則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文林貫目云他日指就見之後說

鍾量名文五車韻瑞云

揚明云因是依記意圖

義不可復留意

直解云設使我有欲富之心則前自位在客卿常

乃受此萬鍾之養是辭多而受少也

揚明云使是設使為政是當國之權

文林貫目云人字泛指常人說

做此之意辭後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也

備考十九云李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

秋後述世有立孟子廟者以問人從其而子叔疑與人之數可謂諛諛

云孟子是辭此而受彼叔疑是失此而求彼龍斷是得此而羨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為利則一也

聖賢受之義

集云孟子去齊宿於書畫

當作書畫史記田單聞登邑

王蠋賢劉熙註書音獲齊

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

此可證通義曰史記有書畫音畫朱子謂齊地有書畫路史書畫在西安城書畫在臨淄有欲為王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王道不行故去也

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

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

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子去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是也

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

式法也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何不也

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

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

摘訓云。一則君使人留矣。皆非無君命而私留。○日錄申甫云。此留行之人。疑不是無職位閑人。蓋得親近齊王。朝夕可進言說者。故孟子以維持調護之道責之。○備改演繁露曰。凡與索自是阿物。凡者坐具也。並木附身以自捧抱。鄒中記曰。石虎取坐几。悉彫畫為五色花。則凡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不悅曰。日錄申甫云。或云。此人若是有位的人。何以謂之客。曰。孟子在宿家為客。而此人後來在此。有安道矣。○晉者魯魯。○辨斷沈無面目。有人乎子思之側。有人乎穆公之側。非特子思隆而待。惟柳申詳簡也。子思師道也。惟柳申詳臣道也。事休自是不同。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故下擯舉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文林貫旨云。無人是無道達誠意的人。安是。單其指。二子說。○穆公尊禮。○通義金仁

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龍。○此孟子引季孫不知何時人。龍斷。斷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山曰。魯穆公史並作穆魯。元公之子。各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立為諸侯。尊事孔子。以為儀休為不。以泄柳申詳為臣。泄柳魯人。○人物備考十九云。泄柳字子柳。魯人。云云。○又云。申詳魯人。子張之子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泄柳後篇作子柳。必其字也。禮記檀弓篇。屨言子柳事。未知是否。雜記篇。作世柳。世泄古註四聲之訛也。註云。魯穆公時賢人。申詳名見檀弓。字為長者。○日錄姚養菴曰。王無留賢之意。而子不善調停。其間以安賢者。是其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處○直解云。一說徐岩泉初問曰。孟子以子思自此。乃曰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非只指留行一節而言。孟子此時已留不得住。以況子思留行於穆公亦不是。既去時事。右第十章聖賢去就之義。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



○孟子去齊袁了凡曰尹士三訖孟子一曰不明  
 二曰子澤三曰濡滯孟子  
 只辨濡滯而餘一者帶言  
 之曰王由足用為善則非  
 不明曰天下之民舉安則  
 非子澤○知新日錄盧未  
 人曰尹士之譏雖三意並  
 言却重在濡滯上意以今  
 日既要去當時何為而來  
 當時既來的不是今日又  
 何為去的不速茲不悅茲  
 字重有言孟子平日所為  
 我皆悅服獨於此處不悅  
 之耳○蒙引云是何濡滯  
 也言其猶有戀慕不決之  
 意○揚明云慈指濡滯高子以告微言曰高子齊人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世所自親也衛女何  
 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云云曰夫尹士一文林貫曰云惡知指  
 一知孟子本心說此一勾提起包下去就○揚明云不知子之深心言三宿而一揚明云心對述言

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  
 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  
 子去齊宿於書書如字或曰當作畫音  
 也邑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  
 也為去聲下同隱於斯反○隱憑  
 几而臥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  
 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

云云又云改受沒言夫出書而一蒙引云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直至王度後改改予曰望之愚每  
 吟誦此章恍乎孟子不豫之色猶在目前也○微言集精園曰王如改諸則必及予是出書時望也見  
 出畫的心遠是望王之心予曰望之見歸去後望也見歸去時的心遠是望王之心此處要認得箇  
 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  
 時上便似有他望一般爾  
 同之力山揚明云見去之  
 速而不回顧○直解云盡  
 下日之力○又云悻悻是  
 不平的意思尹士聞曰一  
 蒙引云尹士最有功於孟  
 子當時若無尹士之譏許  
 無以發孟子之本心七篇  
 中所載諸人與孟子相辨  
 論者無如尹士之優柔而  
 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勢  
 利其人品為獨高也且聞  
 孟子之言而遂幡然責包  
 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  
 其君子哉集註此章見聖

宰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齊側背反復扶又反語去  
 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  
 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  
 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知子  
 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  
 君之左右維特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  
 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

○大全韓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至主如用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度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小補韻會云惓惓謹也前劉向傳惓倦之義○通義金仁山曰李氏昭武人各郁字光祖號西山學於龜山楊公為其塔舉遺逸官至福建師機有論孟遺集文公作墓表君子憂則○大全云易乾卦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云云子曰果哉未之難矣○大全胡雲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簣同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簣之忽然忘情者大不同也○章圖鄭陽朱氏曰此章聖賢不

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曰夫尹士

天下之心

○孟子去齊通義仁山金氏曰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前段憂世後段樂天曰彼一時揚明云彼指前日安常言此指今日不遇於齊言○脉云彼一時謂前日既論之時爲君子修身者言在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惟及求諸已爾今日取遣之時則吾道窮雖無怨天不無怨人雖無尤人不無憫人○直解頭書云彼一時也二句抑揚重下句說下二節正是說此一時也之意非謂前日是平居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已行道之時也若然則所行之道非所道之道之道矣只宜云前日所論之時正爲君子修身者言之苟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惟及求諸已耳今日所遭之時則天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及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

命人勞非止一身之得失正五道之行止也世道升降係焉吾得不為道悲乎此實情之不容已者而非怨天尤人也五百年必微言三無障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必有名世二必有字最重也子不豫根源全在此云云集註謬字彙謬靡切切詐也妄言也百堯舜至通義趙氏慎曰堯在位五十年舜在位五十年禹在位七十年四百三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十年湯至紂二千五百八十年而周興萊宋萊宋即仲微一名仲傀又名仲醜矣仲之後也為湯左相天未欲引躍云天意未可知則吾當聽命於天是天固無所然而其具又在我則我固可安意以俟之人又何尤之有此其所以無不豫也集註其具天全陳新安曰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聖賢聖賢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註中憂世之志樂天之

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太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識對說不其未節解分日所以不豫之意其意謂若見用則當今之世豈我其誰又何不豫之惟其不然故不免於有憂也此節全在行道濟世力業上說若頌世用而後樂又烏得為樂天之誠也乎樂天都進亦樂退亦樂可用可舍可藏左謂之樂天必世用而後樂斯此樂天之誠也法語誤矣若孟子到此處左謂樂天之誠則孟子全是粗人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果安在耶○袁了凡刪正云註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對說非也此節全重憂世謂我今日所以不豫者正以天味欲平治天下也如欲乎治則今日不能舍我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于有憂也君須世用而後樂又何得為樂天之誠乎百第十三章章圖朱都陽曰此首見聖賢以憂世之志而悲樂天之誠

哉悻悻然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世時汲汲之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免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虛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人耳

○孟子去齊一徵云國名記云休在潁川或云休在膠西○燃犀解云休齊地名一非也於一徵云崇古崇侯國即今鄆縣晉文主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一而有師一揚明云孟子曰仕而不受祿非古道也吾不受祿有由焉蓋為卿時本有常祿其後居母喪三年功利之臣必有塞王心者及服除乃於崇地見至一見已知不罷用我既退即有去志矣惟去志已堅而不欲變故不祿也蓋一受其祿則無以遂吾志矣○問辨錄云或問一見思去又何出書之遲遲沈無回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沫絕亦不肯去乎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家法一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即辭受而見去就之義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一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大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一周謂文武之間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不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一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小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一曰非也於崇書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



也於崇書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

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於齊。

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

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謬乎。

### 孟子卷之三終

滕文公章句上 集註

凡五章。大全通考勿軒熊氏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辨墨道因許行之學。滕文公曰：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國，魯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於齊而歸。一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按孟致為臣於齊歸而

即如宋與宋勾踐，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註：世子，太子也。蒙引云：世子，太子也。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朱子語類百四十四：世子與太子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性善上：文林貫云：言是道性善時，言稱是實是稱揚意。諸說辨斷云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厚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

姚承庵曰：滕文性資極好，方說世子時，聘問鄰國，便汲汲見賢，故孟子為道性，金人同此性，性同此金，語語無殊，辨以證之。云：△知新日錄中，用云：稱堯舜者，稱堯舜，可為也，非是以堯舜，蓋性金也，堯舜所以可為，則以性金也。人之性善，無異於堯舜也。集註：引云：正韻註：莊子與涓，借出，註：同狀，而漏出者，泪也。然則泪沒二字，似有淨沉之意。蓋泪者，作出入之義不全，是沒也。程子曰：天全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性固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室陳氏曰：纔識氣稟之性，則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明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惡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

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子自楚反。

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

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

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

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孟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有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欽。○世子自楚，知新日錄錄蘇溪曰：世子復見孟子者，非欲求卑近易行也。緣當時論性有謂性無善無不善者，有謂有善有不善者，二三之說紛紛不一，而未能以自信也。故孟子以道性之善，性之謂道，道亦性也。論道於知誘物化之後，則有一個善，又有一個不善，與之並立。故曰：也。○又李見羅曰：夫道一而已矣。者，何即所謂性善也。○燃犀解云：道即性。○即善言天下道理，只是一個善，更無兩個與之並立。故曰而已矣。○覺路黃贊伯曰：復見是悟機，只求下手方法，欲參詳於身。耳故孟子以道性決之，而堅其盡性之念也。○林次崖曰：此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大全胡雲峯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性不曰同道，而曰同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也。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成淵謂齊文林貫曰：云彼指聖賢丈夫作人者。○摘訓云：成淵之言，為景公發也。不可以我言二字為首道。○揚明云：兩何人言，豈是兩撥人。○又云：顏淵曰：舜何如人？只是此人。子何如人？亦是此人。人舜與我同一性，人能奮發，有為自盡，吾性則亦若舜矣。○直解云：顏淵嘗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為也，就如舜是一般，何難之有。○直解云：我師是我可師法。○人物考：二十云：成淵齊人。○同云：公明姓儀，名魯，南武城人也。為子張門人，甚尊其師。○通義仁山金氏曰：初註二句，皆公明儀之言。李開祖問以為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與魯，而曰周公豈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註周公於

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孟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有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欽。○世子自楚，知新日錄錄蘇溪曰：世子復見孟子者，非欲求卑近易行也。緣當時論性有謂性無善無不善者，有謂有善有不善者，二三之說紛紛不一，而未能以自信也。故孟子以道性之善，性之謂道，道亦性也。論道於知誘物化之後，則有一個善，又有一個不善，與之並立。故曰：也。○又李見羅曰：夫道一而已矣。者，何即所謂性善也。○燃犀解云：道即性。○即善言天下道理，只是一個善，更無兩個與之並立。故曰而已矣。○覺路黃贊伯曰：復見是悟機，只求下手方法，欲參詳於身。耳故孟子以道性決之，而堅其盡性之念也。○林次崖曰：此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大全胡雲峯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性不曰同道，而曰同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也。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成淵謂齊文林貫曰：云彼指聖賢丈夫作人者。○摘訓云：成淵之言，為景公發也。不可以我言二字為首道。○揚明云：兩何人言，豈是兩撥人。○又云：顏淵曰：舜何如人？只是此人。子何如人？亦是此人。人舜與我同一性，人能奮發，有為自盡，吾性則亦若舜矣。○直解云：顏淵嘗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為也，就如舜是一般，何難之有。○直解云：我師是我可師法。○人物考：二十云：成淵齊人。○同云：公明姓儀，名魯，南武城人也。為子張門人，甚尊其師。○通義仁山金氏曰：初註二句，皆公明儀之言。李開祖問以為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與魯，而曰周公豈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註周公於

文王為親父子親兼文王  
而而學之文王雖太聖而  
事事皆可學為之不必別  
師古聖則此言容或有之  
若如初說則文王聖人事  
事我皆可學周公聖人言  
言我皆可信信受奉行非  
我欺也亦通又曰自公明  
高學於曾子而公明高公  
明儀皆見稱於孟子高曾  
子門人儀與曾子年輩相  
及今滕絕長文林貫百  
云將是庚幾之詞○直解  
云書經上說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此喻人君為治  
入如入有疾病以苦口之  
藥攻之必是腹中煩亂一番  
方纔除得病根若藥不瞑眩  
這病如何得好為人君者  
若非此已藥精忍人所不能  
忍慮虛心受諫容人所不能  
容則治無由成而國亦終不  
振矣○知新曰鈔錄承庵曰  
猶可以為善國此金字正應  
前性善書字若藥不瞑眩一  
句全是教他奮勵存為○人  
全陳新安曰

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  
明古今聖惠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  
復有他成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成成謂人  
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  
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  
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  
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謂周  
藥攻之必是腹中煩亂一番方纔除得病根若藥不瞑眩這病如何得好為人君者若非此已藥精忍人所不能忍慮虛心受諫容人所不能容則治無由成而國亦終不振矣○知新曰鈔錄承庵曰猶可以為善國此金字正應前性善書字若藥不瞑眩一句全是教他奮勵存為○人全陳新安曰

林氏於此章言發禮處新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再意類推之  
其擴充仁義取法聖賢以為治  
○滕定公崩覺路曰昔者言於宋則性善堯舜之說云○講述云昔者孟子嘗與我言二句不可  
輕看這是文公行三年喪  
之根本都自過宋一見中  
來張張友之鄉存存疑云親  
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  
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  
勉之也○覺路周日賦曰  
自盡二字最重固所二字  
見人子自然之心末著世  
子身上說言子遭親之喪  
此心固其所自欲盡而不  
假勉強者乃天性然也宜  
乎世子不能自己而欲以  
禮行之也○微言李彭山  
曰諸侯之禮未學就儀文  
隆殺上說是分殊處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是理一處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  
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  
明之欲世子篤信女行以今今滕絕長  
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補**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潰亂言滕國雖  
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甲近不能自  
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  
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  
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  
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

親喪自盡盡此理一者而已○又具無障曰前三年

喪一段重禮字後君薨聽于家宰一段重一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為二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以下致其哀也○揚明云針粥煮爛的粥○順和各曰唐韻云饘大賀由厚粥也四聲字苑云周人呼粥也粥和名之薄糜也○

見論語為政篇子生三年出陽貨篇喪禮三日始記喪大也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無土比自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上疏食水飲大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上疏食水飲

亦知之君大夫士也練而食菜果而食肉

之服所漸之食在其中也○豚曰志云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喪法為祖矣五者所受之是代為先祖教後人之詞言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言字指先祖○微言善荷謂曰禮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定為三年之喪連父兄百官亦須服三年故不欲○又徐敬謨曰魯公禪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娶未期年而迎女魯至文宣凡幾世矣故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言從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喪法為祖矣

滕侯爵魯祖周公通義

趙氏惠曰文王之子周公且且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綏武王康弟封於滕侯爵魯祖周公通義

金在子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死君之子今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蓋使諸庶翁以二

發而有助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

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

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也○然友世子

之傳也○大故○太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及○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數○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

之服所漸之食在其中也○豚曰志云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喪法為祖矣五者所受之是代為先祖教後人之詞言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言字指先祖○微言善荷謂曰禮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定為三年之喪連父兄百官亦須服三年故不欲○又徐敬謨曰魯公禪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娶未期年而迎女魯至文宣凡幾世矣故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言從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喪法為祖矣

滕侯爵魯祖周公通義

趙氏惠曰文王之子周公且且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綏武王康弟封於滕侯爵魯祖周公通義

金在子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死君之子今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蓋使諸庶翁以二

發而有助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

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

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也○然友世子

之傳也○大故○太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適免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侯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皆祭邲霍邢衛毛聃都雍曹滕畢原鄭鄆皆謂為宗國也孟子曰然揚明云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以他文林員其言不可他求言禮求之公已即位而哭文哀痛之狀置前之風蒙引云孔子曰君薨直至草上之風必偃皆見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大全云必偃也

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衰天下絳也不緝曰斬衰緇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舒廢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及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冬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三

蒙引云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公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吉也○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墻上倚木為廬也公塗者但以草灰障不以泥塗飾也○通義云山金氏曰倚廬以采倚堂側而苦蓋以為廬也天子則加梁楹謂之梁闇可謂曰知○大全惠源補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通義云宿章曰可謂曰知一說可字句應上文不可宗言官族人之不可者今皆謂之也謂曰知謂為知禮林子曰○大全密奉胡氏曰前章論禮義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惟金而而言者蓋喪制入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蓋子一聞發之際而文公之性金見矣及其行而遠近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謂然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

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  
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  
會比直見矣於是益信  
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  
之真可為也

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專言  
人君居喪之禮

○滕文公問曰文林貫其  
云為字作治字者○大全  
輔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  
云使畢戰問但此詩滕文  
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  
子也蓋文公既即位臣不  
可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  
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  
問之也○通義仁山金氏  
曰大事記在周赧王之三年  
始播百穀而不服為此○按爾  
事類云穀種不一有言二穀為  
梁稻穀者有言五穀為麻黍稷  
麥豆者有言六穀為稻黍稷梁  
粟者

瓜瓞有信九穀為稷黍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有言百穀包舉之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者○字彙云縹徒乃切絞也糾絞繩索也○縹絞也字彙云絞古巧切纏也縛也糾也  
繞也縹也縹之為道也○梁惠王篇放僻邪侈○蒙引云放始違於道僻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  
侈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  
別○揚明云罔民是罔民  
○蒙引云罔民者但知自  
利不知利民○又云恭儉  
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  
以其所施益言○夏后氏五  
山大全朱子曰當疑孟子  
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啟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恐不解如堯先王疆理  
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會溝  
洫之類大段是費人人力  
若是自五十而增為百畝  
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  
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  
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

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歆齔面深墨即位而哭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其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皆去聲復扶又反歆齔川悅反○不我  
足謂不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  
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  
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

○孟子曰民事○蒙引云書爾上言齊爾索縹乃冬月也故來春將復  
始播百穀而不服為此○按爾子朱註無音義鄭玄發云爾女也○文林貫其云爾助語辭○微云  
事類云穀種不一有言二穀為梁稻穀者有言五穀為麻黍稷麥豆者有言六穀為稻黍稷梁  
粟者

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  
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  
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友命世子曰然其誠在  
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  
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  
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  
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  
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  
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

亦難盡信也○講述云其  
實皆什一也實對多者貢  
助徹其名雖殊其實一也  
什一貢法每人貢五畝於  
五十畝之中是十分中取  
其一十分助法除公田廬舍  
外每人助耕七畝於七十  
畝之外是十分外取其一  
分周人鄉遂用夏之什一  
都鄙用助之什一故曰其  
實皆什一徹者徹也揚明  
云何以謂之徹蓋耕則通  
融無彼此之分收則均平  
無多寡之異如徹上徹下  
取均通之義焉何以謂之  
助蓋不於私田內取民之  
稅而惟於公田內借民之力  
如刺藉之義焉此最良有制而良法之中有幾意寓焉○盧宋人曰  
徹者徹也謂通也均也通非通用貢助之謂只是通力合作有通徹之義計畝均分有均徹之義助  
者藉也亦是此法但商人原名爲助便以助取義周人更名爲徹便以徹取義故曰雖周亦助也○

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  
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  
不自知耳艾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  
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  
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  
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  
其前行之不足以及取信而不敢有非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  
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  
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  
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  
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  
性之善豈不信哉

### 滕文公問爲國

禮聘孟

知新日錄黃葵集注百畝而徹必兼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者蓋惑於鄭玄周禮注謂周禮  
遂人所掌以七起數乃鄉遂溝洫之法用之近郊匠人所掌以九起數乃都鄙井田之法用之野外  
縣都然者周禮遂人屬地官匠人則屬冬官其在鄉遂之田掌於地官而都鄙之田乃又掌冬官之  
理耶况周禮原缺冬官而  
匠人見於考工記乃漢儒  
所以補周禮豈非損爲周  
之制也孟子只曰百畝而  
通力合作却不之信而鄭  
玄謬說反取之以紊孟子  
之言亦惑矣鄉遂用  
貢法行明云鄉遂之貢  
猶夫夏而已都鄙之助猶  
夫商而已其能存加于什  
一之外乎○前漢食貨志  
云六尺爲步少百畝稱曰  
百畝夫○蒙引云鄉遂迫  
近王城而豐易祭故可行  
貢法都鄙僻在遠左精僞  
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  
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謂農事詩關風七月之篇  
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  
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  
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蓋  
蓋以求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  
也。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  
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王之微意也○大全奉新  
陰氏焯曰鄉遂在近郊  
郊之間平原廣野可畫為  
萬夫之井故有溝洫塗路  
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  
陟麓在內難出溝洫齊整  
分畫但逐處畫為井田○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  
著為本地者謂安土故必  
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  
為步百為畹百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  
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畹  
是為小百八十畹餘  
畹以為廬舍田入相及守  
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  
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  
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  
田夫百畹中田夫二百畹  
下田夫三百畹歲耕種者  
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  
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休三歲者為三易  
耕之自愛其處更也爰於  
也農民乃人已受田其家  
衆男為餘夫亦以受田如  
比也上

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數澤原陵澤函之地  
之田不在此限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日廬在邑日甲○通義  
仁山金氏曰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記而古所謂畝者又與  
今尖斜方不同古者不  
尺為步步百為畝所謂畝  
者闊一步長百步古人重  
黍稷稼菽其所謂畝則今  
種豆麥者作田畹也謹所  
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畹  
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  
古者中土既是平田但止  
以田畹為計夏后氏之時  
田未盡闢又去其末遠雖  
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  
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畹  
比周二井則十八家受之  
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  
田已開闢二夫受田七十  
畹比周二井則十二家受

首書曰井田法

孟子三

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問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

有制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反而已矣

小人每相

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孟子三

八

之而助耕公由六十畝望  
周則土由盡闢而君子小  
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  
祿下商不盡受田惟農受  
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  
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  
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  
受田百畝其虛畝則撥而  
之外又共撥若干畝三代  
可以例推也龍子曰治地  
燃犀解云治地分地等字  
舍便國便民意○蒙引云  
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蓋亦  
禹之舊設使蓋是後世之  
流弊則湯之與去其流  
弊而仍用其正法亦可也  
何必改助用法人只是恐傷  
唐虞未遠也尚古制只用  
貢亦足治矣至後來子孫  
不善用之不能隨時豐歉  
以為賦之增損而拘守成  
法則見其弊耳後世改用  
助徹云又云校數歲之中  
猶云約數歲之中以為常  
年年令如此貢

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三十分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龍子曰治地莫徹。通也。均也。藉借也。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於上也校數歲之中謂樂歲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凶樂之不同此亦近於子莫之  
執中矣○微言焦漪園曰校數歲之中為常是校量數歲之所入而酌其適中之數就當作常法○  
通考董氏齊曰夏后氏五土而貢孟子與股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貢之法  
在當世則為當在後世則為弊非法之過世人為之弊爾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公卿官之  
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入而用則為良不得入而用則為弊○大全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  
善若此何也朱子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大全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善此非  
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及貢也以貢為金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大全雙峯饒氏曰  
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  
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人物備考二十二云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一子  
公叔戌相友善龍叔謂文子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王所病之  
訟龍叔曰吾鄉與京以為樂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善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視  
吾如人處五石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蓋衰利  
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事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疾哉左能已之乎云  
子古曰入通義金山曰不知其世故但曰古賢人孟子書兩舉其辭惜其言論風言不盡傳於世  
也狼戾猶狼小學顏氏家訓云狼藉几案陳註狼藉草而吐去則撒亂故物之散亂曰狼藉○蒙  
引云狼戾猶狼藉韻府曰言粒米饒多狼藉棄捨於地也庚字亦有顛亂之意盼恨視也大全云禮  
韻胡詩五詩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通義仁山金山曰盼從自從今者氣出貌蓋目有恨氣也俗  
誤作並音見反者非蓋盼字不從今而從分謂目黑白分明也說文亦作辨天世祿際上言解云凡人  
臣有幼于國子孫世世食祿的叫做世祿孟子又告滕文公說先生之制有世祿以養君子有井田

以養亦人這兩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有不

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其惟君德而蒙其餘惠也

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

後教。○蒙引云。日抄之說。以為是為王者師指三代。言滕國師之。王而取法之也。集註聖賢至公。通義程復心曰。所謂聖賢則總五帝三王及輔佐之賢與。夫孔子孟子而言之也。恭儉德也。禮下取法。有制政事也。貢助徹法度也。學校教也。所以成終也。內外兩盡。政教具舉。本末始終有序。為國之道備矣。國雖小。勢不能致。王業興。然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為王者師。則德澤亦足以及於天下矣。於此可見聖賢至公無我之心。以此見孟子之道能大能小。無不可為之事也。滕亦字對文。王看新國。王恢張國勢。言集註指文公諸。上大全。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葬。一也。而

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序。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稱小。雖

有王事皆稱子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經界。通義程氏復心曰。治地。謂開其方里為井之地也。分田。謂公為九百畝之田也。田。則有溝。澗。上有塗。封植。則封其所植之木為界也。○蒙引云。溝。水界也。塗。陸界也。封。土垝也。植。種木也。○溝。血以為水。道。道塗。以通往來。土。封。以辨地。隅。種植。以定分。字。皆是正經界也。○大全。雙。雙。雙。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有。者。為。經。緯。者。為。緯。又。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血。類。塗。塗。封。土。垝。植。種。木。為。界。夫。滕。壤。地。揚。明。云。壤。是。土。界。福。是。狹。陝。○蒙。引。云。將。殆。也。將。為。言。殆。也。必。有。為。君。子。者。非。將。殆。之。理。○蒙。引。云。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外。鄉。

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小。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使。單。戰。問。井。地。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遂之地包百林陵麓在內  
 難用甲里齊數分畫長絕  
 長補短計畝約田百畝則  
 授一夫使自負其什分之  
 一于上也○直解云野是遠  
 鄉地上九分是九分取其  
 一分國中是近城地土什  
 一分十分中取其一分賦是  
 上納云○通義仁山金氏  
 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  
 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  
 貢都鄙助助之法合國中  
 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  
 一而助則鄉大夫食邑無  
 過取之失傳註鄉遂一周  
 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  
 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百家齊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  
 以達于畿中有公邑采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田不井授上蒙引云溝洫亦經界之法  
 井田亦有溝洫此云田不井授但為溝洫者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大全輔慶源曰都鄙助助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  
 子之言而使畢戰王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  
 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  
 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  
 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  
 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  
 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  
 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

則收公田近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則云  
 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鄉以下必徹言焦漪園曰祭費於潔故以祭  
 為圭田○揚明云下包士大夫在內○蒙引云圭田五十畝是鄉以下皆同也無鄉大夫之別蓋先  
 王之特恩也○微言季彭  
 山曰是鄉大夫既死而使  
 其子孫奉祭祀之田若當  
 其身則祿足以供祭何必  
 更與圭田耶但其子孫之  
 受圭田者世次亦必有等  
 等傳註圭潔也所通考  
 趙氏慎口圭潔白也德行  
 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  
 趙啟圭圭潔也土田也故  
 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  
 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  
 稅所以厚實此則周禮之  
 土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  
 餘夫二十存疑曰餘夫  
 則或是都鄙之田或鄉遂

矣夫滕壤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  
 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  
 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  
 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  
 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  
 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  
 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  
 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蓋用貢法



十夫之田而四分之為四  
介二十五畝也○千百年  
眼云公田常制之外又有  
所以厚野人者故八口之  
家有第為餘夫則受田二  
十五畝以給其衣食以濟  
井田之不及凡此皆先王  
法外之特恩也○竟路王  
芝山曰餘夫必是一戶無  
壯丁者子第尚未受田不  
可無養暫分夫四分之  
以待其壯如今應襲優給  
之類是八家中之畸零戶  
也如云有一第即如餘  
夫田則人多田少何以給  
之○大全問鄉大夫之宅  
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  
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  
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是也○朱子曰恐公田之在  
民者大抵古者田皆是助  
○通考山金氏曰上文絕長  
補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  
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  
之田而分

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  
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  
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  
者滕已行之○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  
但此未備耳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  
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  
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  
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  
又有餘夫之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以厚野人也

君子以有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  
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  
方十里者百畝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  
為方十里者二十五畝是二千五百井一萬  
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知戰國之時諸  
大國若能修復井田不為園囿官室汚池以  
於不給八家地大不患於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出○家引云此段大槩言  
井田之制之有以養民  
公也○不可以為井田之效  
也先王立法之意蓋如此  
○通義程氏復心曰鄉謂  
萬二千五百人為鄉之鄉  
死徙無出鄉者死而葬者  
徙而居者皆不可出其鄉  
也鄉田同者同鄉之人  
則八家同為一井一井之  
中其出入則自相為作防  
禦不虞盜則自相為捍疾  
病則自相扶持此張子所謂

井田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  
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  
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  
也公由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  
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  
之公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

井田救災恤患之事也知此則朝夕同處自然親睦也此又言助法之善也○揚明云宋是得惠御災理是窺敵觀變方連而井上杜靜其筆筆記云方里一句是言井田形體的大綱也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說井田形體的細目此正所謂雖高亦助者○微言集論曰方里而井是就一里說百里也如此井九百畝是就一井說千井萬井也如此此即是正經明處○姚萃庵疑問曰先公而後私正見野人之分也○朱子井田類說曰詳志古者建邦立國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夫八十畝餘一十畝以為溝洫入其

受用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與易其處注何休曰司土詳辨也高下皆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凡墾不得墾樂墾痛不得墾苦三年一換墾必墾其家穀男爲餘夫亦以自受田如此土工商家受田五十畝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則計田發財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克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田得存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植麥蘆畦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織紉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又曰三年耕則餘一

耳上言野及國山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 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具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

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左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後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西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

年當故三年有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登故三年黜陟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太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此其大略也揚明云此字指方里節大畧節大畧○又云潤者柔而不硬澤者滑而不澁總是變通不滯之意○脈云潤澤非文飾之謂所謂善用法也○蒙引云指仁政必自經界始所以別野人也此比周禮亦為略○覺路問季侯曰潤澤工夫是行得通滑不滯之意謂民風不可執也古俗不可治也古今之際不可不變通也上下之宜不可不化裁也貴在君以君乃民事之主也經界之所從出也貴又在子乃民事之輔也經界之所身任也但君與子不可不此處須與士子力行以勉相映說○大全或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

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闕○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揅

曰別面記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頂是安會變通使大情勇士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收底意思不至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益於形容益子用心處○通言朱公遷田龍子之言如此則貢法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無改其細處用貢法周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蓋斟酌損益推舊章為新章助兼行此王制之大略也先王之法何為而不可用哉張子大全橫渠眉眉韻瑞云眉廣韻顧也屢動作也增韻又碎也輕也荷也○前漢書卷九十九列傳六十九上王莽傳云晨夜眉眉寒暑勤勤注師古曰眉眉猶切切動作之意○後漢書列傳四十二崔駰傳幸且辭云亦病子眉眉而不也也注眉眉猶區區也命世蒙引云命世命

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之訓名猶今之人題書各亦云命之曰何書者名之義也○此二字不見經傳三國史橋玄謂曹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齊也能安之者惟此君乎命世二字蓋出於此○文選四十一李陵書曰命世之才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有憲三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內諸侯志治之心而以王道勉之

○有為神農講述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著一為字則所便非神農之言是許行造言而托之神農者下文並耕數句是也○王觀濤真註曰通章以並耕為主不同買之許特因其所道而闢之不平重○揚明云遠左指楚○微言徐微強曰此章分作三段六是闢許行之並耕一是有陳相之陪師一是有關許行之治空○又李彭山曰衣褐便見不用尊卑章服意自捆識為

食便見自食其力音此其並耕而食養殮而治隱然救食之間矣○人物考云許行楚人疾六國時意於農業作書二十篇托於神農述史遷所前漢藝文志農家首亦蓋出於農耒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通義仁山金氏曰大夫公不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亦凡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考又按漢書食氣志神農下篇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劉向云疑李悝商君所託班固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耒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時上下之序陳良之徒也○又云陳相亦楚人與其弟辛初受業於陳良為儒者之望後師許行○又云陳相陳形楚人天聞道也○蒙引云未聞道也蓋謂神農之道也○揚明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

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

以自養也惡得賢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饗殮熟食也朝

日饗夕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

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

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

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

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

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機器者小

為厲陶治陶治亦以其機器易粟者豈

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治舍皆

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治舍皆

云道字實說暗與神農相  
關○存疑云與民並耕而  
食正是許行邪說意道處  
故通章節節辨之○脈云  
弁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  
之說此句重有養殖非必  
親身爲之大概言其不食  
干民耳云○揚明云金原  
積粟府庫積財○素○揚  
明云素只無文飾不限定  
白色○**鑄**金所以煮上徵  
云金用之以煮者也治人  
爲之既用之以蒸者也陶  
人爲之○**以粟易械**徐倣  
攷原言云厲陶治厲農夫  
二厲字俱本厲民自養句  
生來治人治於人治天下等治字俱本養食而治治字生來食於人中國可得食俱本並耕而  
食食字生來當辨時以下有暴字俱本初心字生來○大全陳新安曰厲陶治厲農夫之說乃是因  
行厲民自養之言本其厲字而明辨以顯之○文林貫直云金是止皆指凡百器用其指許子言中

○又云紛紛然足擾亂多事的意○又云憚是畏煩是勞不憚煩如言不厭其勞的意  
千百年眼云爲字指爲治有人人二有字重着見各有其事不相混意云○知新目錄盧未人曰有  
大人之事一句是辨折並耕之大旨種粟至此三節皆以小人不能相兼而折並耕當是以下  
五節皆以大人之事不能  
兼小人之事而折並耕○  
大全新安陳氏曰百工之  
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  
對得理明處按孟子即此  
一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  
不可耕且爲而治天下國  
家乃可耕且爲歟○存疑  
云天下之通義這便見得  
食人者不爲厲食於人者  
不爲厲民許行厲民自養  
之說之爲妄也  
皆古上蒙引云此四句皆  
古語而孟子引之也恐人  
只以或勞心勞力二句按  
故曰二字爲古語而以下

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  
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  
而陳相對也械器金  
既之屬也陶爲既者治爲金鐵者舍  
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治之處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

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  
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  
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  
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  
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  
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  
者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  
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

治於人等句之義而承之

曰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

引之也敷治揚明云敷

治分布除室之治道三過

其門蒙引云三過其門

而不入八年在外三過

其家門尚不得入見其骨

肉之親况暇於耕乎○微

言吳無障曰三過不入謂

禹做那跡論決排的事十

分忙迫雖家且不暇顧也

左與雖欲耕得乎相關不

入只是勢不得入不重聖

人之心自不欲入說者多

不解此○洪洪荒之世揚

子法言問道益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註惡其與禽獸同五穀群書拾唾云禾麻粟黍豆二云黍稷

麻麥豆烈熾也蒙引云烈熾其火也焚者灰之也○通義云熾昌志及謂熾次於山澤間也九河曰徒

子法言問道益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註惡其與禽獸同五穀群書拾唾云禾麻粟黍豆二云黍稷

麻麥豆烈熾也蒙引云烈熾其火也焚者灰之也○通義云熾昌志及謂熾次於山澤間也九河曰徒

子法言問道益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註惡其與禽獸同五穀群書拾唾云禾麻粟黍豆二云黍稷

麻麥豆烈熾也蒙引云烈熾其火也焚者灰之也○通義云熾昌志及謂熾次於山澤間也九河曰徒

子法言問道益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註惡其與禽獸同五穀群書拾唾云禾麻粟黍豆二云黍稷

麻麥豆烈熾也蒙引云烈熾其火也焚者灰之也○通義云熾昌志及謂熾次於山澤間也九河曰徒

子法言問道益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註惡其與禽獸同五穀群書拾唾云禾麻粟黍豆二云黍稷

為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

不登禽獸備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

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

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

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

是曰簡曰壑通義我氏程云曰簡曰壑集註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雅合簡壑為一而其即河

之經流殊不可曉以承道改之九河率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其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謂之海

南皮縣明有滹沱河宋開與簡河合○集註良是濟潔○通義金仁山曰濟字當作沱出玉屋山崖下

伏流地中至孟州温縣湧

出二源是謂冲源又河復

南出為濼澤自為一瀆以

東北入海至王莽末不復

南出而諸儒改之謂伏流

地中隱見不常今清河行

其故道○史記禹二渠以

殺河流一謂沛一謂濼也

故河北行至今開德府濼

受河流入海西漢河徙併

行濼川其後又徙而濼亦

濼矣漢水入江○通義仁

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不入雖欲

耕得乎○淪音藥濟子禮反濼佗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

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

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

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稍黍稷麥

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

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

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

承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

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

濼曰鈎盤曰鬲津滄亦疏通之意濟

江○後復教民蒙引云水

五子三

十一

士方平。授始教民粒食以  
免其艱食之患。意於民事  
如此。是亦自有不暇耕意  
在。○按。暖衣之衣。字宜為  
平。平。讀之。五車韻。瑞亦引  
此語。入微韻。○揚明云。振  
有振動。振作。意德。屬在上  
者。即勞來等之德意。○直  
解。蔡。皇。頭。唐。荆。川。曰。此。處。不  
暇。耕。以。工。夫。入。言。下。不。必。耕  
以。事。體。言。○講。述。云。教。以  
人。倫。至。有。信。是。命。契。以。立  
教。之。道。勞。之。來。切。至。振。德  
是。命。契。以。敷。教。之。方。○  
秉。彝。大。雅。葉。民。之。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重。昌。天。  
皇。陶。謨。云。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大。全。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  
為。證。者。天。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  
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勅。正。自。我。即。天。叙。之

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  
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  
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  
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勅。曰

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為五典。而五者。此身惇厚也。惇。典。如。言。厚。人。倫。勞。者。勞。之。講。述  
云。勞。謂。民。之。用。力。於。人。倫。有。則。慰。而。勞。之。也。來。謂。民。之。趨。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也。匡。謂。立。心。之  
皆。乎。人。倫。者。則。為。邪。則。匡。而。正。之。也。直。謂。行。事。之。反。乎。人。倫。者。為。枉。則。矯。而。直。之。也。○大。全。慶。源。輔  
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  
所以。安。其。性。也。邪。者。正。之。  
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  
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  
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  
性。也。振。謂。提。擲。警。也。此  
乃。大。學。新。民。之。功。也。○  
不。得。上。脉。云。堯。以。節。是。結  
上。兩。節。勿。分。上。為。不。暇。耕  
此。為。不。必。耕。蓋。有。堯。舜。之  
已。則。有。堯。舜。之。憂。有。農。夫  
之。已。則。有。農。夫。之。憂。堯。舜  
以。天。下。為。己。故。不。得。舜。禹  
卓。陶。分。明。是。為。天。下。而。却  
以。為。己。憂。己。字。便。見。天。地  
萬。物。一。體。之。意。○鄒。暉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  
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  
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  
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  
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  
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  
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  
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  
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山折衷云。上言堯舜之憂民堯則舉舜舜則舉禹稷契便有得入意了。但未及顯言至此方發其意。聖人之所以憂民者。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也。

安曰。按上文三憂字。而又後明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分人以財。

揚明云。為天下而得人。以其治是。一。體中最懇切處。故謂之仁。○目錄申甫云。以天下與人。非傳位之謂。乃是以天下之政委任之也。○微言。董思自云。分人。教人。二人字對天下。字看惟止說人便狹小。而又自分之。自教之。更覺難備。所以不若為天下得人之大。○又陸平泉云。堯為天下擇君。

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僅心耳。其恩惠廣大。大全云。應惠字。句教化無窮。大全云。應惠字。句所以為仁。大全云。仁字。可包惠字。忠字。孔子曰。大哉。一。兩箇惟字。論語作唯。集註唯。猶獨也。○知新日錄。盧未人曰。大哉。君哉。等語。不重。贊其德業之盛。只取無能名。而不與兩句。及起用心。一句言大哉。堯而曰無能名。是忘言之化。君哉舜。而曰不與。是無心之治。此皆無所用心者。不知堯舜之治。豈無所用其心哉。特不用於耕耳。用心。只是堯憂不得舜。二句。○微言。吳無障曰。當借孔子說大哉。堯君哉。舜本無不用於耕。意。孟子將無作有。証其文章妙訣。吾聞用庚。一。講述云。用夏變夷。言用我諸夏禮義。教變化夷狄之人。使從吾教。舊說用夏自

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

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

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而己。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湯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魏乎有



變其夷。如陳良之謂非是蓋首有吾聞字則二句當是成語。勿因陳良而強解者矣。○徵言王觀濤曰夏以教言夷以習言云。○大全輔慶源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晉者孔子。曰錄盧未人曰孔子沒一節蒙引淺說作三段看。一曰衆人不倍師。一曰子貢不倍師。一曰曾子不倍師。存疑又作四段。曰三子亦不倍師者來上數句不甚重只是敘事以起曾子尊信夫子之意不倍師只講曾子言曾子于有若之似其師者猶不肯事陳相于許行之及其師者乃從而學之故下文只曰亦異於曾子通不相涉上文○直解云任是擔負的行李場是塚傍之地○存疑云三子思慕之心如後世于蘭刻木之類耳○通考趙氏慎曰孔子既沒弟子思

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慕。有古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築室於場。家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四上。去城十里。家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二步。高二丈。家前以甌壁為祠壇。方六尺。家堂樹以百數。皆異種。曾入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營中不生。荆棘及刺入草。○秋陽。揚明云夫子自體無一毫點污。似濯以江漢。由來。○秋陽。揚明云心體無一毫障礙。似暴以秋陽。由來。○集註。古者為師。一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友。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衣。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安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所記。一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子曰。問喪於國也。曰聞之。

### 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

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借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人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矣喪欲速實死欲速朽有

子曰是非君子言也曾子

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

曰然然則夫子在為去聲

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

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

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

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向

戊之孫名慆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

言之也南宮敬反敬叔孟

信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大

位去晉而得反必誠寶而

朝天子曰若是其貨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喪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都魯邑各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蒯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

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管子曾子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尚也任平聲。皜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二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曰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賦舌之

非先生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異於曾子矣賦亦作賜古役反。○賦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

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

之

之以用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明若光輝存疑云。註明若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而言。今也南蠻賦舌之。非先生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賦亦作賜。古役反。○賦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

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

之

之以用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明若光輝

存疑云

註明若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而言今也南蠻賦舌之非先生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賦亦作賜古役反○賦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之

自昔昔曰書集生

自幽谷遷于喬木

言曰或曰

徵言徐倣成曰首言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昔者節與神尼相應魯頌節與周公相應且許子楚人陳良用夏變夷即是楚海馬公荊舒是懲亦楚事此文字中之一奇也○又李彭山曰鷹我狄本周公事孟子兩言及之說者以為事本信公似誤○直解云今許行變夷之人畔于聖道乃周公之所擊也子正合中國之教而從其學真所謂變于夷者矣何其變之不善如此耶云○文林實言云不善變如言變得不善的下一般○揚明云不善變實陳相變得不善非謂變不善所變○大全陳新安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懲艾也通義云艾五蓋反懲創也一音又治也斷章通義云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

磨荆舒是懲周公方且磨之予是之學

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閔宮之篇也磨磨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

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信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

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

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

而賈不貳揚明云不貳每兩樣五尺之童上無氏筆乘云學林云謂謂

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尺時自六尺以至六寸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一十行役則七尺者一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而帛長短一揚明云帛縵也長短以丈尺言相若謂長同長價短同短價不是長與短同價餘

倣此○又云麻是學之類縷是織麻成縷者絲蚕所吐者絮散絲輕重以權衡

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

形體言物包布帛等不容指精粗美惡情實理自然

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

處○原旨云許行始托神農君臣並耕之說欲齊人

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也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

可以相兼繼托神農市價

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大

不一之說欲齊物也不知

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

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

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價○大全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

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

齊物剖手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大履小履。通義曰。許氏曰。許行謂不論履材精麁。但大小同價。是實說。孟子謂木履與不履若同。則賣者必不肯為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比精粗。兩履字意不同。

曰大物之。文林賈音云。情指自然之理。言曰。曰銀虛未入。曰巨履小履同價。此與上文不同。是大與大同價。小與小同價。此是巨與小同價。以此精麁與粗惡同價。亦因上文借。

仲以為喻耳。○大金許東陽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至不可於耕耳。開其後。抑農之言。其間用變。變至不善變。至其倍師。從許子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開其亦賈不貳之說。石。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內。闢農家而責其倍師之罪。

○墨者夷之。韓非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鄒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人物者。二十云。徐辟未詳。求見孟子。然犀解云。便是反正之漸。厚。見之。今。然犀云。辭以病。求見本。誠也。○竹明云。夷之不來。亦孟子之言。不直則道。知新月錄。貴。葵峯曰。道字不必說。為儒者之道。只說道理耳。孟子正不欲立明戶。正欲斯道。公於天下。豈自稱吾儒之道。以與彼相形哉。厚。以易。

揚明云。欲以薄道。變易天下風俗。豈以為揚明云。非是以薄道為非。是貴崇高也。○文林賈音云。豈。

夫音扶徒。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徒。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

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

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

子。孟子稱疾。疑亦託。他日又求見孟。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

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

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

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

以為非是而不貴。猶言夾不以此薄道為不是。決不以此薄道為不貴。莊子曰墨子莊子天下篇言人喪禮。貴賤有儀。卡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墨子獨生不歌。死不眠。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徐子以告。曰錄申甫云。夷子曰。毋謂墨道與儒道不同也。儒者之道。上之人若供赤子。此言何謂也。得非兼愛之謂乎。之則以為愛無差等。但施當由親始耳。此子所以厚葬其親也。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必不可同也。彼書之言。有取爾也。爾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無知故也。小民過誤而犯法。非小民之罪也。亦無知故也。其無知與赤子同。故當以保赤子者。保之也。非愛無差等之謂也。且天之生物。使之父母。止有一本。故愛有

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獨厚夷子。必是父母。而有一本乎。所以如此也。不察。安得視至親與他人等哉。此是警醒。彼動他語。意甚活潑。謂其有是二本。故如此。不可謂其如此是二本。○大全朱子曰。人之有愛本出親。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一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蔡虛齋曰。爾也二字。皆語助辭。○存疑云。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也。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故曰一本。○文林貫言云。物字解作人字。一本指皆本於父母。說一本指父母與路人說。故是所以視路人如父母。說○脉云。一本猶云一脉也。一本二字。主夷子心下二視之說。情不鍾于一脉之父母。而有所愛而二之。故大惑不解如此也。俗講

也。赤子。爾。爾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父母。而夷子一本。故夫音扶。下同。爾音蒲。爾音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

父母固一本路人又一本  
殊不得題趣○通義云差  
楚宜反或音叙非麻韻又  
音作楚○通辭也天全陳新  
安曰理屈辭窮強為此說  
自逃遁也事見之取摩了大  
全輔慶源曰彼有取爾也  
一句先儒說皆不明自今  
斷以為善之取摩方說得  
通蓋非謂愛凡人之赤子  
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  
弟之子而不言己之子者蓋  
兄弟之子即與己之子無  
異也非為人此蒙引云  
一說謂非為他人見之而  
然也乃為己見而然也其  
所見者己之親也惟至親故然也○脈云非為他人此言非為旁人見我薄親如此而發也○  
衍明云中心達於面目句最重一本之理庶可驗者莫切於此○文林曰員言蓋是發於詞○又云  
誠意字指實然之理論○又云考就愛之道言仁就不忍其親之心言

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  
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  
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  
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或  
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  
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  
以卒能受命而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窆他日過  
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視  
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

春亂飛似較而小望之如霧因雨而生與蚊實異○古今注云呼蚊蚋為黍民黍謂之蚋楚謂之  
蚊王籠通義云虛說○平古舉士望望通義是良程曰舉音余申也兩手對舉也徐子以告曰  
云一節說得一本極切故夷子惘然自失有覺矣是昨非意命之矣謂雖未親見而聞其所  
以言已有以教命夷子矣  
須摸寫他惘然悔悟意○  
直解首書云姚承庵疑門  
只此之云者不但是但說其  
教我天命之謂性人皆曰  
之者也一入於墨視其親  
同于路人與禽獸何以異  
今幸聞此言舉一本之心  
復還予我是天之命夷之  
也如此說方見夷之醒悟  
處庶得無然為問來若只  
說教之矣未切○按此說  
亦一見謂是天之命夷之  
也似蛇足以上蒙引云  
夷子惘然茫然自失於吾  
心有戚戚焉○大全朱子

目蓋歸及萬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楚怪反泚七禮反泚音謂為去聲藂  
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  
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窆山水所趨也蠅蚋  
屬姑語助聲或曰嘍姑也嘍贊共食  
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邪  
視也視正視也泚泚然汗出之貌邪  
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  
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  
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

曰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大全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石渠五經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良心以正異端之謬

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憮音武問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真

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上

集註凡十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一章言在政一章言異端

不上知新日錄此章虛曰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居世貪慕貴之為也得欠分曉故孟子詳辨其不可枉而終焉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吾已者也○焦游園四書講錄曰宜若小然胸庵解作小節愚意不見諸侯陳代以為若身小耳然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小即枉尺之意今一見之三句即直尋之謂也園謂諸葛孔明自謂不求聞達於諸侯深得孟子意○然者擬議之詞○文林似也小者小節僅能守已然者擬議之詞○文林貫上言志是記古書之名○疏云十寸曰尺八寸曰尋○貫直云可為指見諸侯為王伯之業說○揚明云陳代孟子弟子事實無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也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問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考○大全陳新友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孟子曰昔楊明云志士是有守的人不志是不恨勇士是輕生的人○諸說辨斷鄭惟因曰志士勇士皆是守道不志者只是念念在道不志在溝壑喪元而此念不忘註中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一心只要尋死此成何等學問此勇士非是輕生者亦不是常念戰鬪者善守道而為君所殺亦是喪元何必戰鬪也○袁了凡刪正同于辨斷○蒙引云溝壑溝長坎深而大整谷之受水者○大全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難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家語正論解篇云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用也旌以招大夫所以招士也虞人以旌

人是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金之孔子聞之曰金戰守道不如守節君子之難也禮記招虞人以上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通義金仁山曰周禮析羽旌古者無紙札文字之繁但以所持之物為信漢初尚絺繡禮招大夫以旌虞人以皮冠固窮出衛靈公之篇此二句乃孔子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於驗之實從大夫之旌則為犯分中其令而不至則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拒不往既自去法亦以正君故夫子以志士不志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取之此章孟子書凡兩出又見左氏傳及家語卷三書記孔子取之之言則曰志道不知言言蓋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處道也此豈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羨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生員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枉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利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火而肯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夫子之言故此事以當以  
孟子之語為正大抵聖人  
之言非智足以知聖人鮮  
有德之不差者况君子豈  
一德我仁山金氏曰朱子  
曰答陳代曰不待招而往  
何望以此以在他國而言各  
景王及交其言曰天子不  
刀而况諸侯此以在其  
國而言曰天柱尺上字彙  
云且又發語辭且夫且如  
之類是也○直解云孟子  
承上文說君子出處進退  
之間不當計較功利以論  
義之可否而已彼謂尺人  
直氣在所以為者乃是在  
功利上計義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蘇詩利之心則不論可不可惟利是徇豈但枉尺直數寸哉心  
為之雖使枉尺直數寸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於喪節敗名所以遠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為之歟不  
君子之心不計其終之直與不直論其始之枉與不枉故惟義之與比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矣  
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  
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  
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  
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  
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  
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王也範法度  
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

云○通義金仁山曰利之一字門不可啓漸不可長以稱枉其弊必至於以利而枉大過此  
語亦是按本塞源者趙簡子蒙引云與嬖奚乘御在王良射在嬖奚○脉云謂復非欲難賤工之  
名只求明守法之初意耳○文林貫直云可直謂也○蒙引云謂望良簡子語之也○或使  
人謂之為之詭遇○蒙引  
云詭遇獲禽疑設機取獲  
不循馳道也饒氏之說未  
晰分明謂之詭遇全是不  
意而取之也○不射御之  
意全荒矣○舍矢揚明  
云舍矢是發矢如破是中  
的謂離脉云請辭者辭其  
堂乘之命也○集註趙簡子  
晉人物考云趙簡子名  
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鬼  
考云鞅非子載王良字子  
期觀象賦註王良晉大夫  
九方甄之子一名無正  
為簡子御云又云王良趙

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  
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  
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  
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一反○  
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  
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  
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  
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

孟子

孟子

三十一



共伐趙以敗從約○脉云  
丈夫就氣焰上說○觸其  
怒則以稱兵說進而他國  
諸侯懼○有安居之心則  
以罷兵說進而天下戰事  
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安  
危○景春稱子為丈夫正  
為此也○大全新安陳氏  
曰一人皆破六國之從以  
為衛者想如火之熾熾以  
兵猶火故也○集註○景春  
一人物若云景春未詳何  
國人○公孫衍者魏之陰晉人  
也○一名犀首與張儀不啻  
也○  
**女子之嫁**○揚明○毋送  
之至於門內乃致戒其子曰  
往之於汝夫家必恭敬以事  
人○以順為正○存疑云其  
說諸侯使相  
攻伐全是因時君之所欲  
而道之便如妾婦之順從  
其夫也○  
字蓋以父母家為家女子從  
夫大載禮孔子曰婦人伏於  
人也足故無專制之義有三  
從之道在

莫不能溪負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  
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  
於人也移變其節也屈其志  
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  
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  
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  
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  
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  
乃妾婦之道耳何  
是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  
君則皇皇

象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開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阿諛苟容引云阿諛苟容尚依也諛謂也阿諛所以苟容者也居天下之引云阿諛苟容尚依也諛謂也阿諛所以苟容者也居天下之  
之正位大道曰天下之大  
道天下字不開蓋皆是一  
筆的直到至極處故語錄  
說居廣居則曰無一毫私  
意○杜靜亭筆記云居立  
行都有心身兩意在內不  
必分屬心身事○存疑云  
貴不期驕富而不期後潘  
也勞斯德後也雖揭實稱  
也○大全新  
子曰居字就心上說立字  
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  
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  
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  
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

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  
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  
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  
見人者如土則執雉也出疆載之  
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  
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  
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

大道只是不偏曲。通義  
金心山曰。惟是心無私邪。  
無私則心體廣。即仁也。無  
邪所立正。即禮也。故所行  
自無私邪偏曲。所以為本  
道即義也。然亦惟集義養  
氣。方到此地位。此三句是  
大丈夫之本。下三句。乃其  
效也。通考朱氏公遷曰。  
中庸故君子。和而不流。至  
意未與此。一節言節操。通  
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  
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  
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  
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  
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養  
之矣。未必義理之純全也。  
行其道。大全云。道即仁禮義之道。而叔孫通義。山金氏曰。何叔孫各。銅昭武人。自其父兄受程氏  
學於東平。馬公使而叔京。又從朱子學。官至潭州善化令。未上。而卒。朱子銘其墓。有銘三章。章圖都

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  
器。盥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亦不足用乎。  
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  
冕而青紘。躬乘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  
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  
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  
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  
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

陽朱氏曰。此章因闢縱橫家而言出處去就之義。

○周禮有田曰。文林貫直云。古指戰國而言。傳曰孔子。文林貫直云。傳是古書。日錄李滄溟曰。

按傳所載孔子云。當先有田而後失位。時三月無君。則弔亦是已仕而失位者。已仕而失位。尚且皇  
皇而用。則未仕豈不為世  
用圖也。只自家憂戚不  
樂意。非他人用之也。即不  
以急乎。此句可想見。揚  
明云。此疆是失位去國指  
孔子。○又云。無君是失位  
者。弔指自家憂戚。○衍明  
云。用。只自家憂戚不樂意  
虹野紫溪皆此說。但查古  
有用失位之說。則主他人  
用之。亦無妨。皇皇如  
有。記曰。皇皇如存。求  
而弗得。知士則執。周禮  
春官。大宗伯。以會作六執。  
以等諸節。孤執皮鳥。卿執  
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  
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所以覆  
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問也。曰。上之仕  
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  
耒耜哉。舍。去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  
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  
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執鷩音菜工商執雞音擊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先雞取其守時而

動音無者通考雙峯

饒氏曰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此一祭故可謂其不得祭非謂其不得君惟上無田謂述云土無田不祭謂不在則不得公田之義也或曰無田則若若者春若夏若麥秋若黍冬若稻既無田奈何稱若若蒙引曰祭必備諸品若只取一物之新其事簡雖在田可以貿易集註禮曰諸侯大全云藉秦音反國語周語云不藉于畝藉藉慈夜切或作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記祭義集註者季為藉子畝是而朱紘禮躬秉耒諸侯為藉自畝是而青紘躬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出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

隙去逆反惡去聲音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少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不仕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好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

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音酪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齊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稌稷也穀以稷為長在

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二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之使世婦蠶曲禮下云國君不名鄭老世婦正義云世婦者謂兩媵也次放夫人而貴於諸妻也陳氏曰公桑公家之桑也蚕室養蚕之室也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桑上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去者使人蠶蠶室蠶室大昕至春朔日之朝也諸侯三官王后也奉種洽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世婦交蠶蠶以示于君遂蠶于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奉為君服與平遂副禕而受之副禕王后之服大全吳氏程曰副編髮

為之所以覆身為飾禕與暈同刻繒為之形而米畫之綴於衣通義吳氏程曰副夫人首飾副之言覆也禕夫人祭服與暈同爾雅雉五色備曰暈夫人至受之句絕繒三盆手蒙引云繒繒繒為繒也亦作繒祭義因少牢以禮之及良且夫人纁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通義東匯陳氏曰三盆手者置繒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繒故云繒三盆手也淹於盆及於歛反淹潰也遂布于三陳氏曰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官坐若六宮祭

祭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去者使繼遂朱絲之玄黃以為繒散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又曰土有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由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栗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牲殺牲必蒙引云牲殺牲必特殺也不取

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殺

**禮大曾爲**一知新目錄盧  
未入日農夫之出疆只是  
出而於田便帶耒耜以往  
一說作農之欲耕必負耒  
耜往他鄉以求所耕之地  
與士載贄出疆一意未是

**曰晉國亦**趙岐曰魏本  
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  
仕而不知其急若此云○  
蒙引云魏人之稱晉國猶  
胡人至今猶稱中國人為  
漢人**君子之難**辨斷湯  
霍林曰君子暗指孟子難  
在暗指不見諸侯顧約之

**也**謂助一氏以成配合也○  
講述云周霄此章之問與子貢  
我待價之意**廉**亦媒也通義  
倫論語微子篇欲潔其身而  
亂人倫右第三章章圖都陽  
朱氏曰此章明聖賢由處去  
就之義

也講助一氏以成配合也○  
講述云周霄此章之問與子貢  
我待價之意**廉**亦媒也通義  
倫論語微子篇欲潔其身而  
亂人倫右第三章章圖都陽  
朱氏曰此章明聖賢由處去  
就之義

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  
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

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更平聲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謂今之士無功而

食人之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則不可也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  
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

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

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彭更問曰蒙引云以傳食於諸侯與傳車之傳同正韻云驛逆驛馬也○又云逆續祿食也然

傳字一項當從後註○揚明云傳食是相為供億祿食暗指孟子○講述云子以為太與下文否字

相相應孟子曰子以舜為太乎彭更曰不以舜為太也一說謂子以我為大乎則否字便應不轉集

註彭更孟子上人物備考  
云彭更未詳曰否上無上  
揚明云無事是不仕不農  
工商賈不可即上泰意○  
直解云事是事功同子不  
通上直解云試以農工之  
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  
子織布各有所為之功與  
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  
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  
有餘補彼之不足則農夫  
必有餘粟而不足于布女  
子必有餘布而不足于粟  
此勢之所必不能行也子  
如不免于通融則我之所  
不能為者必待人為之如

造室之梓人匠人造車之輪人通... 梓人... 匠人... 造室... 輪人... 梓人... 匠人... 造室... 輪人...

梓人匠人... 梓人... 匠人... 梓人... 匠人... 梓人... 匠人... 梓人... 匠人... 梓人... 匠人...

仁山曰梓人為器用者如考土記為飲器為符... 考土記... 飲器... 符... 考土記... 飲器... 符...

揚明云其指君子... 揚明... 君子... 揚明... 君子... 揚明... 君子... 揚明... 君子... 揚明... 君子...

近自者蓋之亦是飾也... 近自者... 蓋之... 亦是... 飾也... 近自者... 蓋之... 亦是... 飾也...

萬章問曰宋... 楊明云... 萬章... 問曰... 宋... 楊明... 云... 萬章... 問曰... 宋... 楊明... 云...

通志氏族畧萬民亦作魏... 通志... 氏族... 畧... 萬民... 亦作... 魏... 通志... 氏族... 畧... 萬民... 亦作... 魏...

詳宋王偃... 偃... 詳宋... 王... 偃... 詳宋... 王... 偃... 詳宋... 王... 偃...

史記宋世家... 史記... 宋... 世家... 史記... 宋... 世家... 史記... 宋... 世家...

與人車... 與人... 車... 與人... 車... 與人... 車... 與人... 車...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 曰梓匠... 輪輿... 其志... 將以... 求食... 曰梓匠... 輪輿... 其志... 將以... 求食...

子曰何以其志為哉... 子曰... 何以... 其志... 為... 哉... 子曰... 何以... 其志... 為... 哉...

與食之矣且子食志乎... 與食... 之... 矣... 且... 子... 食... 志... 乎... 與食... 之... 矣... 且... 子... 食... 志... 乎...

曰有人於此毀瓦... 曰有人... 於此... 毀... 瓦... 曰有人... 於此... 毀... 瓦...

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否曰... 然... 則... 子... 非... 食... 志... 也... 否曰... 然... 則... 子... 非... 食... 志... 也...

之食亦音嗣... 之食... 亦... 音... 嗣... 之食... 亦... 音... 嗣...

問曰宋小國也... 今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 問曰... 宋... 小國... 也... 今... 將... 行... 王... 政... 齊... 楚... 惡... 而...

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湯居亳... 孟子曰... 湯... 居... 亳... 孟子曰... 湯... 居... 亳...

國盈血以章。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潢。於酒婦人。群臣。諸君。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樂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也。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孟子曰。湯。一講述云。湯居亳。三節。言葛伯有可征之罪。而湯為之伐罪之師。要其有酒。文林。曹。曹。云。要。是。塗中。攔截的意。家引云。食便飯也。黍稷須為飯者。未熟者。食指熟者。書曰。葛。大。全。朱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若非。享。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睢州考城縣。徵云。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二十五里。南。毫。故。城。即。南。毫。陽。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毫。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為。匹。夫。匹。婦。講。述。云。匹。夫。匹。婦。說。作。童。子。父。母。為。其。父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音食。酒。

毋復子之仇也。說只作童子為童子。今人復仇也。說較是。陽。始。征。自。講。述。云。十一征。征。葛。亦。在。內。東。回。至。亳。雨。是。湯。師。未。征。之。前。販。市。至。兩。降。大。悅。是。湯。師。既。征。之。後。獲。我。后。是。証。前。後。石。來。無。謂。是。証。後。段。湯。之。行。王。政。全。在。時。雨。句。引。書。正。明。民。望。民。悅。之。意。揚。明。云。惟。誅。戮。其。暴。君。而。吊。恤。其。窮。民。如。時。雨。適。降。於。旱。後。民。皆。大。悅。其。仁。君。之。賜。矣。有。攸。不。臣。知。新。日。錄。黃。葵。峯。曰。有。攸。不。惟。臣。舊。云。有。所。不。為。周。臣。者。武。王。於。是。東。征。之。也。如。此。則。武。王。是。因。其。不。臣。於。已。而。征。之。非。順。天。應。人。之。師。矣。愚。謂。商。紂。無。道。維。是。之。商。人。心。有。所。不。思。惟。為。紂。之。臣。有。離。心。離。德。者。眾。矣。紂。厥。士。女。此。士。女。即。有。攸。不。惟。也。其。君。子。其。小。人。即。所。殺。之。士。女。是。正。不。思。為。紂。臣。而。願。致。商。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武。王。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之東征所以為順天應人之師也○通義云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有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武王而事之者皆見休矣故人皆服附我大邑周也○諸說辨斷湯霍林曰有攸不為臣不必指為周臣其助紂為虐便不是為人臣的道理士女之不為其矣武王東征以後之紹繼也紹我周王其休謂始事商而今繼事我周王蒙其恩澤便是具休此句乃士女之言匪厥玄黃就是臣附了上君子小人以商之有位無位言下君子指將帥小人指士卒

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多黃于熊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

取彼凶殘而戮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固以張大昔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亦能取彼凶殘以救民于水火之中豈不湯有光中是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不聞當時之大國有惡而伐之者也○揚明云武指武王必指紂云書蔡氏註侵心也○湯有光事揚明云言湯武皆伐暴心事同其光明○又云武取湯子孫之天下而反曰於湯有光蓋湯武同心用伐有武而湯之心事益白也○脉云王湯有光只是湯武同有休光非勝于湯也不行王政行明云王政亦指征伐言須與湯武二事相照講方有情○揚明云王政指弔民取殘云爾指惡而伐之○文林貫貫曰爾者言如此也應首節惡而伐之說

黎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有光石第章圖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征代之義

○孟子謂戴人物考云

戴不勝薛居州皆宋臣也

時宋王醜酒淫色群臣諫

者輒射之凡在左右者皆

諛佞容悅之人戴不勝謂

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

士為能之子善士也獨猶

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

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

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

令白砂在泥將染而黑矣

子其奈何哉子謂薛居

講述云衆君子之間置

小人猶足以蔽玉而敗類

况一君子而當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是故

一程願不能善者宗皆不父而遂法矣然四凶非不衆於

信任何如耳使於君子信之篤任之專則正足以勝百邪不

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細民也

太誓

曰我武惟揚服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

焉引此以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

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

信任何如耳使於君子信之篤任之專則正足以勝百邪不

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按也石第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正君之道必

之九

○公孫其開曰行明云不見諸侯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曰不

見諸侯不先往也見惠王

答其禮也段干木人

物考曰段干木晉之聖儉

也學於子夏子夏居西

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

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門則

載○蒙引云泄柳字子

柳魯人○文林質言云已

甚如言太甚○直解一說

牛春字質言曰追字宜連

已甚讀謂是已甚道切

故斯可以見矣非怪二子

之不見為已甚况以已

甚作一向追字作一向亦

破碎不成文法按近說

苑亦取此說竊謂依舊

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詆之是可見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

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

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

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

說為是。後漢范曄論于  
真曰空度千金不失土心  
昔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  
之命。世柳閉門不納穆公  
之請。責必有許屈賤亦有  
所伸矣。○通義金石山曰  
戰國策有良于綸。良于越  
人則段干姓也。呂氏春秋  
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  
過其廬而軼之。其僕曰良  
于木。布衣耳。而君軼其廬  
不亦過乎。文侯曰。于木不  
趨俗。後懷君子之道。隱處  
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嘗  
以己易寡人也。勢不如德  
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  
試。○秦欲攻魏。司馬惠曰。段干木賢。若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不可加兵。秦君乃止。  
云無禮之禮是往來之禮。文非禮物也。不重服。重往拜。○目錄姚承庵曰。通章俱重不見意見。上  
君子之所發自心。不可苟。若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木。世柳。古之不見諸侯人也。孟子取之。而亦

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

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

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

設譬。以子謂薛居州善上也。使之居

於王所在。在於王所者。長幼甲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

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其甚。因說孔子不為己甚。有樂於陽貨未嘗輕見之。彼以禮求始不得。不見其由。見于路。守孔  
子之家法者。故深媿鄙此二項人。云。○厚子曰。陽貨。魯人。是從是兩肩。說笑。是強為歡笑。都是  
勉強媚人的模樣。云。○象引云。大註。厚肩。練體。非謂。厚為練。是為體。此是會意。解人。練體。則有張  
矣。故曰云。○在膝下也。肩  
在背之上。兩邊。應在下。肩  
在上。二者為一體。○目錄  
牛春字曰。君子之所養者  
即暗指。自負。說如曰。君子  
亦仁而已。見君子之所為  
衆人固不識也。的君子。下  
般不必作。曾子。子路。看。○  
大全輔慶源曰。曾子。重厚  
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  
如病。子夏。雖之人。而深憐  
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  
向。而言。報報。其意。豈為非  
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  
爭。如此。雖各因其真。實然  
亦是學九所就也。○

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

以成正。○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

君之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為。謂

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為。謂

國者。也。此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

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

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

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

體言通義云疎者其動也強  
笑通義云疎體者疎縮其  
身強笑者強容而笑也章  
言聖人姚菴庵疑問曰  
通章俱重不見意見上君  
子之所養其心不可苟  
者非太過不及之說

七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  
章明出處去就之義

○戴盈之曰通義仁山  
金氏曰武不勝武之求  
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為  
氏二人問答計皆宋王偃  
欲霸天下之時然以孟子  
之言觀之則王偃實不  
能行王政而群邪與處遷  
華不方可見之○鶴林王露云茲新生章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

孟子曰一集章  
上通義氏程曰按趙氏本書徵子註與爾雅音義同用之據鄰難為功故集章亦終一而異於論  
語也如知其非一衍明云非義直指厚斂與關市之征說速字意重○大全輔慶源曰下事口有

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

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

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

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

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

見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

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

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

錢利兩端纔出錢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

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語年饑用不足章十○大關市之征章及

此章言賦稅皆因具過而以中道橋之

○公都子曰外燠崖解云

外人吾道外之人問問何

也燠崖解云問其好辨之

故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

已也此二句是一章大意

一治一亂正是不得已之

故然治亂並言意重亂

五十三

四十

夫孔子為上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

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

加禮也

曾子曰簪肩詭笑病于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

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言為此

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

面赤之貌由子路各言非已所知甚

皆不得已而有為此吾所以不得已而有辨也故卒之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以終首句之意云爾  
○又黃英舉曰予不得已也要之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入之類滅矣矣如此則知聖賢之所以不得已處○揚明云生又是天生入人相生  
○文林貫首云久矣自堯舜至今言○存疑云天下治亂本乎人事氣化故註兼言之反覆相尋氣化人事俱有  
○通義程氏復心曰氣盛則必衰衰則必盛極晝夜反覆之相尋人事之得失亦然  
○地巢是架木結構而居使不近水營窟是鑿地興而處○揚明云地勢高者營窟其下而為窟○  
○覺路焦滄園曰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矣非以營窟亦無可營者堯乃不設於氣化

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止。過之者傷於迫切而於汗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

而曰欲言聖人之懼災如此。豈言二字自是下聖身任世道。旋治亂之源。頭機軸聖賢相承。俱是此心。○大全胡雲峯曰。自開闢至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在火擊。在氣化。而曰欲言余未嘗不反。而求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亂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亂純由乎氣化也。復禹治之

○蒙引云。禹之一治。以人事挽回氣化也。不必如輔氏云。氣化人事相參。堯禹同時。豈今日氣衰。明日氣盛。若論堯禹之生。則是氣化之盛矣。但非本且。○講述云。禹掘地二句。是用功處。水由地中行二句。是成功處。○微言玉觀濤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龍鳥獸俱無說。○龍鳥獸俱無說。○治也。大全慶源。源。此。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

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滅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改。與。月。攘。雞。何以。○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人與鳥獸亦相為多寡。蓋同而示於氣故也。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邪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而而已。堯舜既，那

嶧山折衷云：暴君至，又作言人之為害，固固二句。言物之為害，但邪說句從暴君來，固固二句從堯舜來。

來集注：謂夏太康，通義金仁山曰：太康者禹之孫盤遊，無度為邪，所距保遷南夏，北甲，桀七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履癸，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獵射天，暴雷震死，又

大亂，大全輔慶源曰：此亂氣化小事相符者，物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且推至紂時，言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大虎豹犀象之害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少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衆，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洚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

周公相武王，蒙引云：則誅矣。代奄至三年之久，乃得其君而誅之。

燦星云：其君奄君也。○知新日錄：盧未人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二字是檢畀伐奄至五十一以紂之黨與言是除其人之為民害者，驅虎豹一句以紂圍囿之所養言是除其物之為民害者。天下大悅，紂在上引書，正明周公之功，言其誅紂固所以相武王而成其烈，亦所以終文王之謨，故不顯不承，咸正無缺，皆周公輔相之力也。勿以大悅以上謂致治之功在也。時書曰：以下謂致治之功在萬世者耳。

○揚明云：海隅是海邊。○文林貫曰：云祐啓我周家，之後人者，咸以正大而無偏曲且周全，而無缺漏。○揚明云：後人是周公後人，咸皆也。皆正大而無偏且周全，而無缺，此實周公相業成之也。助紂為虐，通義仁山金氏曰：伐奄乃周公相成王之時，奄君道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三年，伐淮，遂踐奄，遷其

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洚，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堯舜既沒，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

君於蒲姓飛廉紂之人物  
考曰飛廉顛頊之苗裔又  
曰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  
廉善走公子俱以材力事  
殷紂○通義仁山金氏曰  
按史記秦之祖中潯在西  
戎生非遺廉亦處秦廉生  
惡來惡來多力而飛廉善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武王伐紂紂殺惡來是時  
飛廉為紂造石椁於北方  
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  
報得石椁死遂葬霍太山  
索隱曰事蓋非實愚按此  
當以孟子為正○  
脈云也是周室東遷之  
後表者治不報也道是聖人經世之道微者理不明也邪說可即是道微紂紂父就是暴行云  
又一亂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此  
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之慘

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  
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  
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  
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  
而又一  
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二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  
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  
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  
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  
相去聲奄平聲○

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孔子懼作上講述云知我以君子言罪我以小人言○  
微言徐做放曰道有是非法有貴賤孔子以道而非天下非以法而貴賤天下也是者所當貴而  
而孔子未嘗言夏之非者所當討而孔子未嘗言紂之又何有於僭哉故但曰春秋天子之事而不曰天子  
之權事與權當者辨○又  
高中文曰東遷之後天下  
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為制  
故其為史亦皆自紀其所  
行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  
矣孔子作春秋考文武之  
憲章而託之乎魯史筆削  
褒貶一以為準以明天子  
之法是為天子之事 傳註  
胡氏通我金仁山曰胡氏  
各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建  
安人因斯裁之聞程子之  
學友事游揚謝三君子以  
得程子之言後以春秋待  
講春秋作傳此段傳序也  
厚庸禮上大全新安倪

孔子懼作上講述云知我以君子言罪我以小人言○  
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  
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  
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為  
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  
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  
尼作春秋

氏曰書早... 春秋起隱公元年... 二百四十二年... 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

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

樂傳人來不過如... 犯耳... 文武說處士是未仕的人... 見莊子列子... 有墨子十六卷... 通義金仁山曰楊朱...

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有肥肉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 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義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皮表反... 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

孟子... 聖王不作... 楊朱之事... 聖王不作... 直解云聖王指堯舜...



所之戒而玩枚欽慕有成子  
高之為入不以毫利物  
必其愛身獨善而不肯役  
於世若人人如此則人君  
將誰與治天下乎○又云  
墨翟史記云宋之大夫或  
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按別錄亡墨子書  
有文子問於墨子文子  
夏之弟子如此則墨子者  
在七十子之後者也陽氏  
為我上容齋隨筆云孟子  
曰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也揚朱之書  
不傳了今其語無所考惟  
列子所載揚朱曰伯成子  
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今人不損一毫利天下天下治矣  
會子問揚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毛所濟會子曰假濟為之乎  
揚子曰弗應會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金者有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國

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  
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  
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  
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  
入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揚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閑衛也放驅而  
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  
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

子為之乎會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余何輕  
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大全朱子曰揚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揚氏見  
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蓀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  
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  
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  
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  
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  
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  
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  
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  
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  
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  
以為禽獸也○是邪說評  
盧未人云邪說即橫議之  
不循正理者自其倡議於  
已以煽惑人心曰橫議自  
其偏任已而離叛正理曰  
邪說○率獸揚明云謂揚  
墨率禽獸之教以惑人心

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  
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  
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  
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此闢揚墨為其惑世  
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  
比所以為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  
也總結上文也詩  
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

心人將相食揚明云人人相戕便是相食宿於其心揚明云感於為我兼愛之行言於其事揚明云事即君臣父子節目政即君臣父子大綱事所行政大全真西山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是亦一治盧未人曰此一治不可作孟子自負致治只云揚墨室人心術此一太亂其氣化人事之厄其藝成尤甚我之閑聖道聖揚墨亦欲撥亂以正之治庶幾盡人事而氣化此狀也便是一治意思蓋揚氏為

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不得已之故哉

大全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言兼不似我他今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履世務之人只是他自處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察我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德地依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佛老之害通義金仁山曰佛氏

寂滅類揚而禪久立脫之說道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元魏以塔廟竭天下之財而亡梁以奉佛捨身而亡隋以道場度迎佛復等五季奉佛飯僧皆無補於亡南唐以混世無生之說亡其國生民之禍可謂日積為君臣者或溺於佛而不自知或以取亡者未盡佛之道或置亂亡度外而終以佛為衣歸胡不即已事觀之以為深戒耶大全揚氏與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與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知者以各土木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三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用韓則淺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去刑名者書二篇號曰申子○

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而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且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者。墨與墨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莊周者。禹抑。揚明云。抑者。決去。雍塞。平是。平滔天之害。兼是併而除之。驅逐也。猛獸。即虎豹。屋象之類。寧是安居。成是成功。○蒙引云。夷狄。蓋在所伐五十國之內也。言夷狄則近者可知也。○魯頌閟官篇註。本御也。我亦欲正。揚明云。邪說。指揚墨說行一偏之行。○蒙引云。正人心息邪說。辟邪行。衣浩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聞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設矣。設行於其行。必偏設其辭。愈見浩蕩。諒行浩辭。自邪說上來。故者。放廢。絕。○大全輔慶源曰。重言。豈好辨。

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也。井上有李。螾食實者。過半矣。俞匄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自有見。於音。於陵同。螾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螾。螾。螾。蟲也。俞匄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

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其可畏也。○大全饒雙峯曰。前言天下之生。又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則又創此。以三一段。總結前面。所以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總上不得已。去。甚於洪水。通義。程氏復心曰。洪水。猛獸。善人之身。夷狄。穢賊人之性。善人之身。或專出於氣化。故曰。賊人之性。則實出於公為。故曰。禍。然人而為夷狄之術。穢賊之事者。但自賊夫已之性耳。至於邪說橫流。不能我止。則天下人心皆為之。蠱壞。將及。而為禽獸。夷狄之歸矣。此其所以為室愈慘。宜乎。孟子之深排。力詆而不。○大全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穢賊。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

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譬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指中有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象小指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夫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於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戒於此也。能言是能用吾仁義之說，以距楊墨也。○存疑云：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大全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全事得失反覆相尋，猶謂氣化盛衰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辨之問，而孟子之辨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又氣化之衰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盡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甲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集註：聖人救世，上蒙引云：大註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吁可念哉！此聖人或專指孔子春秋之法，謂孟子特祖其法耳，又或兼指孟子闢邪說之法，故下句以攻訐並言也。恐前說為長。石第九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見聖賢闢異端之本心。○匡章曰：陳上蒙引云：居於陵三日不食，云云，其飢餓之甚也。蓋仲子本是世家之子，乃其於窮約如此，匡章所以取其廉。○匡章意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故作其悖謬而不成其廉也。云云。○微言徐微曰：井上有水，有此樹也，人多以為一李之實則蠶食，實者過李矣，使說不去且一李而食其過半，幾不堪三咽矣，此必治習之誤。○千百年眼三云：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中食李，事當疑蠶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常撻其婢，婢恨以多蠶啖之，母食之，後以不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因閱本草亦云：蠶蟻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為無謂。○人物考云：匡章齊人也，云事見呂氏春秋，不履篇及戰國策。○人物考云：陳仲子齊人居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為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辟纊織履，恬淡無為，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糒，食於前，所甘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高士傳：陳仲子

字子終。孟子曰於王勉夫野客叢書上云：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築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揚明云：充是推而滿之，操是不食不居之守，蚓是蚯蚓也。蚓無求於世而後可成其廉。○燃犀解云：蚯蚓土精也，無心之虫，與臭蟲交一名胸臆。各曲蟻江東人謂之歌女，或云鳴者，蟻也。月令：蟻蟻鳴，蚯蚓出，蚯蚓與蟻蟻同處，蟻蟻土狗也，亦名蟻蟻。夫蚓上食，講述云：上食稿壤，稿壤，句言蚓之無求於人，仲子所居六句言居食有待於人，且未知奇義與否，則安能如蚓之無求也。○人物考二十一云：盜賊柳下季之弟從卒九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驅人牛馬，取人婦，貪得忘親，不顧父母。

**與是未可知也** 夫肯扶與平聲。○稿壤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履，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虛。○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

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  
大國城守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云事見莊子盜跖篇  
○通義金仁山曰按莊子  
所說雖詳而以為初下惠  
之弟又與孔子同時其說  
遂不可據註亦自疑之又  
引漢書秦之大盜當是  
秦國人之為盜者爾然盜  
賊篇後人所託決不可信  
○是何傷揚明云是字  
指仲子居食何傷他廉潔  
○講述云是何傷哉言居  
食之出於伯夷與否亦何  
傷哉說謂傷於廉亦通  
○兄戴蓋祿通義吳氏程  
曰蓋音閤按蓋音閤雖同而韻別出若不更為古蓋反鮑魚之反合正其音更作魚蓋反庶不失韻  
哇音蛙一作音娃於街反○蒙引云一說曰是鮑鮑之肉也是其兄鮑之言一說是仲子因其兄之  
來而覺其為前日之饋者看來前說為長若是他自說又何用鮑鮑字以母則不大全或曰匡章

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  
頰頰曰惡用是鮑鮑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鮑鮑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  
頰與顰同  
感同子六反惡平聲鮑魚乙反哇音  
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豕於  
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也仲  
子也鮑鮑鵝聲也頰頰而言以其兄  
受饋為不義  
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亦馳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陳新安曰不然匡章以交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又視母兄  
為輕而於妻則反食蓋子於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不  
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矣可哉斷盡其人吾仲子者蒙引云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  
也即是上文充仲子之操  
則蚓而後可者之意言據  
仲子之志則將來為蚓而實  
不能為蚓也明其非廉之  
正也○揚明云不能知蚓  
則不能成仲子之廉○又  
云若仲子者必其無求自  
足若蚯蚓然而後能充其  
操者也不能為蚓而仲子  
又惡能廢○通考許東陽  
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  
廉有分辯不奪取也此廉  
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  
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  
也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  
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

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  
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  
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  
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  
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  
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  
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  
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  
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

可以為廉哉此三廢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耳未能如蚘之廉滿宜忍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一人倫也。豈有無一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一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二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通義吳氏程曰。無人為天三句。出禮記祭義。又無莫也。言靈於萬物莫大於人也。又東匯陳氏曰。無人為天言無知人為大也。無親戚君一盡心上篇。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置食其義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 孟子卷之三終

右竹第十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人倫之重

